

長白山記

長白爲王氣所鍾。襟三江。領三岡。老嶺龍岡奇峯十六名。勝百二。崔巍磅礴。蜿蜒於亞

西亞。東北海隅。爲一絕大名山。於乎盛矣。戊申夏四月。建封與李守廷玉等適奉

欽帥徐公委勸奉吉界綫。五月入山。親率猛士健僕。被襜褕。踏靺鞨。頭籠碧紗。避小腰

繫皮墊。禦草地直抵山巔。登臨天池。徘徊四顧。因有感焉。南望將軍。一名葡萄。就南

山而諸峰。巉巖峨峨。斜峙。鳴綠。圖們兩江。迤南。其爲朝鮮故址。箕子之所遺乎。而其

東則布庫里山。俗名紅土山下有池。曰布爾湖里。俗名元池實天女吞朱果生聖子我

朝發祥之始也。西望赫圖阿拉。與京扶輿靈氣萃聚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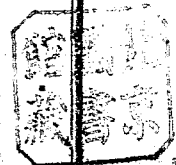
列祖

列宗之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北俯松花江。流域沃野千里。華韓居者各安其業。而山林之富

物產之饒。自古稱肅慎。粟末。靺鞨。完顏。歷代建國。區域其氣象之雄厚。宛然如昨。又

豈西地長安。南朝金陵。所可比隆者哉。雖然。有可慮者。東北沿海各州。爲俄割據矣。

長白山記



庫頁濱海全島。被日先占矣。韓人毀我十字界碑。原立於聖水渠之分水嶺及荷荷山下碑文曰華夏金湯固河山帶

疆長十字。竟以穆石穆克登為憑。又將圖贖。

始祖肇興之地矣。合辦森林。約訂鴨江右岸。長線自頭兒山東頭道溝至二十四道溝為止點

為止點其餘龍岡前越界私墾。直赴松江上游。頭道江二道長白山以東。捏名東間。

島。長白山以西。捏名西間島。更於穆石之旁。私立木標。隱用暗侵手段。察其窺伺之。

心。直覺得尺。則尺得寸。則寸苟有利於彼國。即鷄鳴狗盜。無不為也。若是則長白山。

一帶。地方危矣哉。且夫邊患之起。不自今始。而其實發端于長白山。東南半壁之無。

人煙。倘使鴨圖兩江以上。添設江巡。則國界可守也。左右兩岡之木變。為官有。則林。

業可保也。設官治民。平時加以教練。則農即兵也。造舟為梁。貿易便于交通。則商必。

興也。苟得其人。極力籌畫。則生聚十年。訓練十年。吾知日韓不敢北下。而牧馬俄占。

自將完璧以還我。是吾。

國創業之始。始于長白。中興之基。又基于長白也。長白山為南北滿政治之關鍵。蓋可。

忽乎哉。

奉吉勸界員知縣劉建封謹識

長白山。古不咸山也。帝舜時爲息慎氏所居。息慎國唐人名爲徒太山。劉仁軌亦名爲保

太白山。五代時名爲太白山。又名大白山。土人名爲老白山。遼志及金史始名爲長

白山。因遼設長白部。在山之陽故也。山上土少沙多。海浮石居其半。石輕如粉樹木

不生。冬夏積雪。四時望之色白異常。故名曰長白。中有天池。環池多奇峰。大者有六

曰白雲。曰冠冕。曰白頭。曰三奇。曰天豁。曰芝盤。小者有十。曰玉桂。曰樾雲。曰臥虎。曰

孤隼。曰紫霞。曰華蓋。曰鐵壁。曰龍門。曰觀日。曰錦屏。又有伏龍岡。鷄冠岩。汨石坡。懸

雪崖。軟石崖。四圍環繞。池之左右有三泉。曰金縷。曰玉漿。曰隱流。池之東北有三山。

曰麟巒。曰鳳巒。曰碧螺。更有釣鰲。放鶴。雙台。松甸。艸塘二處。偶值天朗氣清。臨池一

觀。怪石壁立。絢爛照人。其氣象之雄厚。山勢之崢嶸。實爲遼東半島第一名山。我

朝發祥之主峰也。自麓至巔。高約三十六里。周約二百四十里。

相傳古時長白山中峰。石黑而高。夜間飛入東海。今海內之鐵山。即此山云。

泰西人云。遼東之長白山。係火山被焚而陷者。否則池深爲潭。石輕如粉。水無萍。山

無木果何爲者。

土人云。長白山爲水懸山。不獨中有天池。即羣峰下皆水。山浮水上。每至五百年山即搖動一次。聞而見者有之。

又云。崑崙山有南北中三大幹脈。盤踞亞東地方。長白山乃其北幹之主峯。故亦有三大岡。綿延于東北海外。

又云。山產大頭鳥。嘴短毛白。身長三寸。惟頭大於身。飛落石上。每見其首不見其尾。又云。十數年前有獵者在山後擊斃一獸。狀如豕。前身白。後身黑。首尾甚小。身長六尺餘。寬丈餘。毛軟如綿而煖。人皆呼爲橫寬獸。

又云。山產四翼鳥。頭圓尾細。前兩翼長。後兩翼短。淡黃色。形同蝶。聲似黃鸝。人有見其雄雌雙飛者。

又云。山產三足獸。形如狸。前二足。後一足。行即跳躍。善食倒根艸。然亦不恒見耳。

又云。山溝有水處產雙脊魚。色紫無鱗。其背雙脊。尾亦雙尖。偶一得之。味苦不能食。

又云、山產銀貂。毛純白。長三寸餘。煖勝紫貂。獵者每終身不一見。

又云、數年前有山東五蓮山僧人登白山。露宿山中。時值三月上弦。風寒徹骨。夜不成寐。起視黑暗異常。自念入定匪易。徒自苦無益。不如仍回故寺。籌思再四。心力俱疲。復仰臥欲睡。忽見紅日東升。彷彿有人出沒其間。疑之。竊窺變態。少焉日上三竿。其東南一隅。樓台綿亘。街巷宏壯。長數十里。兩旁榆柳。大者數圍。行人游覽。絡繹不絕。到處炊煙縷縷。若都邑然。中有孤塔。嵯峨高萬仞。直挿雲霄。仰視不見其頂。層級莫可枚舉。惟第十數層上。飛鵬起落。不下萬千。塔下多獅象鹿熊。往來緩緩。與人無爭。俄聞歌聲四起。響籟天然。若琴。若瑟。若簫。管。若箏。琶。其音清越宜人。似今樂。似古樂。實爲近世所罕聞。未幾磬聲震耳。景殊人渺。惟孤塔依稀。尚有遺迹。半鐘許。天黑如前。一物無所見。正駭疑間。東方既白。贖有一山濯濯而已。歸以告人。衆以爲山市云。

按山多尾鼠。身長四寸。足走如飛。惟尾長於身數寸。

按山產四墜花。本葉碧莖紅。高不盈尺。每至六月始開。白花四墜。若燈籠形。依雪生者尤佳。他處無之。

按山多小赤松。一名矮松。木本。葉青枝紫。枝頭結子。色赤。香出纍纍。始終不見下垂。高者八九寸。

按山產倒根艸。花如紅蓼。叢生。不蔓不枝。而根獨倒長。專治痢疾。他處未有。
按山產紅葉花。本高五六寸許。葉如黃楊。形似槲花。其枝頭紅葉。層層如花朶。故名爲紅葉花。

按山上奇花異艸。多不識名。惟黃紫白三色特多。但高者亦不過尺餘。

按山產夜光石。白色。有銀絲。體輕能浮水面。夜間擲地有火光。淡藍色。明如曉星。故名之。余此次自天池拾得一塊。數日。凌光微暗。不甚明亮。用水浸之。光如初耳。
按山產赭石。古人云。上有赭石。下有黃金。想此山中必有金礦。特無人探採。爲可惜耳。

按山產黑精石。光潤堅潔。大者如車輪。惟中有石隔。不能作眼鏡。長於化學者。蓋取而攷驗之。

按山雲突起如蓋。春夏多雨。秋冬多雪。每至累月不開。入山者皆患雲霧。漠天。三步外不能見人。往往迷失路徑。致數日夜不得返。故近山居之獵戶。登者百不獲一。

按長白山脈出自東北海隅。由通青山蜿蜒千餘里而來。曰老嶺。其中幹爲合歡山。爲大毓繕塚山。南行爲孝子山。爲義士阜。折而西爲龍山。又西南爲長嶺。爲列宿泊。又南爲玉帶山。爲長山。爲連山。折而北爲富春阜。爲清風嶺。灣而東北爲鷄冠岩。挿入天池。是爲長白山。連山之西南麓。向南偏東復起一岡。曰南崗。爲臙脂山。爲小白山。爲七星湖。爲葡萄山。南行直入朝鮮界內。自伏龍岡向西南。三起三伏。折而西北。曰龍崗。自玉柱峰後。向西北又起一岡。曰萬松嶺。自仙阜之北。又起一岡。曰平安嶺。餘則重巒疊嶂。百派分流。尤屬可觀。支幹起落詳述于後

按形勢觀之。東有土門。西有鴨綠。兩江分入于海。寔爲朝鮮之管鑰。

按地理論之。東北連于完達山爲左輔。西南接于千山爲右弼。大興安嶺乃其後盾。實爲奉吉江三省之一大門戶。

按大清一統志。康熙十七年及二十三年曾

派大臣登長白山。視其形勢。其山巔爲圓形。積雪皚然。其上五峰環峙如城。南一峰稍

下如門。其中有潭。周圍凡一里。山之四圍。百泉奔注。即三大江之所發源。查山巔圓

形。是就南坡口半面觀之。山東北西南長形故名爲長白積雪皚然。是四時雪積。累年不消之故。其上

五峰環峙如城。是立南坡口上。只見五峰。而未臨天池之故。山大小南一峰稍下如

門。是指軟石崖而言。俗名南坡口其中有潭。周圍凡一里。是風影之談。原無足據。山之四

圍。百泉奔注。即三江之源。是含混之詞。未經詳細踏勘也。若此者。亦無足怪也。何者。

登白山而不知白山之高。臨天池而不知天池之深。人皆以爲妄。非妄也。未之見也。

蓋當日調查長白者。實因山中霧氣過重。而不得見耳。卽偶一見之。亦不過窺其一

斑。而未得窺全豹云。

按俄人威尼吉氏之說。松花鴨綠圖們三江之源。實近長白山至高之峯頂。此無稽之談。原不足據。

按日本報告書云。三江源在特別高峻尖峰。其峰頂爲平坦高原。此言尤屬荒謬。按長白山朝鮮呼爲白頭山。誠以韓人自南來。先見白頭峰。猶之自北來者。先見白雲峰。自東來者。先見天豁峰耳。

按地勢攷之。長白在遼東山嶺中之最高峰。若山之白雲峰。較之大興安嶺之高峰。實有過之無不及。無如中外各國。到者甚少。即有到者。如光緒元年。英員陸某。德員古某。三十年。俄員依萬諾夫。三十一年。日員松籟天。三十二年。日員依田正忠。及測量師平安之助。直井武。又有竹島音次郎等。露宿多日。每因雨霧雪雹。終未得至其山巔。至中國康熙十三年。吳木訥。五十一年。穆克登。以及光緒十一年。吉林所派之秦瑛等。三十四年。延吉邊防局所派各員。均未敢親臨天池。是以終未能測量夫山高低耳。

按地脈與人身氣脈一理。山爲地之骨。水爲地之血。土爲地之肉。艸木爲地之毛髮。礦物爲地之臟腑。故山上有水。如骨上生血。同。水中有山。如血中藏骨。同。誠以地脈相連。山水不能間斷。猶之人身氣脈。骨與血皆痛癢相關也。我

世祖以爲泰山之龍。發脈長白。實因地脈相通。海水不能間隔也。彼地理家傳於江。放於海之說。不爲無因。就地之過峽界水論之。渤海爲泰山之一大過峽。信然。

按亞西亞洲有三大雪山。中領曰鵝眉山。曰長白山。日領曰富市山。至他處雖有積雪之山。而高度遜之。

按亞西亞東部有兩大山脈。一長白山山脈。一外興安嶺山脈。外興安嶺山脈。蔓延於蒙古滿洲及俄領後貝加爾亞黑爾爾亞古德沿海各州。自西南達於東北。長約五千餘里。爲注入北冰洋諸河。及屬東太平洋河流之分水嶺。長白山山脈。綿亘於沿海州環春吉林奉天及金州半島。自東北達乎西南。長約三千六百餘里。爲注入黃海日本海大遼河松花江及鴨綠圖們兩江之分水嶺。外興安嶺高度。合日本二千

尺至三千尺。而達于雪綫。長白山高度。約合日本一萬尺至一萬一千尺之數。雪綫能達與否。尙未敢定。然就高度衡之。亦必能達於雪綫。

按亞西亞東部之寒度論之。外興安嶺有亘古不消之冰田。長白山有千年未釋之雪阜。兩山脈之寒度。均達乎極點。

按山脈之形象論之。長白山脈。實爲東北海之內羅城。外興安嶺脈。乃其外羅城也。按中國圖志。五嶽四瀆。尙屬詳明。獨於長白山三江源流。略而不詳。誠由於大荒之外。不易履勘。又兼唐宋以來。圖學不講。繪無用之山水人物。精益求精。非自命爲摩詰復生。即自負爲襄陽再世。誤用聰明於錦羅雲箋之上。而於

國家版圖。毫無研究。每致詢及本國土域。四圍界綫。則茫然莫荅。即偶有一二測繪。既無理想。又無實學。更少探險資格。地輿之方向位置。不求深解。往往顛倒錯亂。致有南胡北越。西晉東秦之謬。此所謂畫虎成狗也。今觀東三省全圖。則益信矣。余有游山癖。每遇名山。必登高涉險。儘意游覽而後已。今奉

東三省總督徐 委勸長白山一帶。奉吉兩省界綫。因公而來。倍加注意。無如山中多霧。九陰一晴。登山者每有百不一見之憾。又兼無木難爨。不能露宿。其露宿處。距山較遠。往返終日。人皆難之。故周有二百餘里。既無遺蹟。又無名稱。其為人迹所罕到。抑何足恠。余入山十日。九日遇雨。其間晴有一日。晴而陰。陰而晴者有五。日。因於足跡所到。目力所及之地。相形命名。隨時筆記。以致樂而忘疲。雖事後回想。不無可慰。然佳山水皆自危險處得來。不入其中。難得其趣。則又幸矣。白山紀詠。此次調查長白所作

有云。遼東第一佳山水。留到於今我命名。又云。十日登山。九日雨。踏殘靴。鞞以皮為之可禦寒濕

兩三雙。又云。十六峯頭。如不見。白山濯濯似牛山。

天池。在長白山巔。為中心點。羣峯環抱。離地高約二十餘里。故名為天池。西南東北長約二十九里。橫分三段。北段寬約二十里。中段寬約十里。南段寬約十三里。周約七十餘里。韓人以為六十里。日人以為八十里。均就水面之大概言之。池形如蓮葉。初出水狀。三面壅注不流。惟北偏東一隅。水溢流如綫。為乘槎河。實松花江之正源。頭

道白河出北麓。三道白河、黑石溝、出東北麓。均入之。俗名松花二道江。錦江三岔出南麓。梯河瀑布出西麓。湯泉溝、清水渠、出西南麓。樺皮河、馬尾河、兔尾河、松香河、槽子河、城場河、大蒲苓河、小蒲苓河、柳茂河、均出西北麓。入松花頭道江。曖江鴨綠江源太平川入暖出南麓。木石河出東南麓。大浪河土門江源石逸河、出南岡。諸水之源流大小不等。而其實皆池水所貫注者也。池之中水性甘冽。碧淨無塵。冬不結凍。夏不浮萍。池之旁白雪赤松隱泉。惟石四墜。花木高不盈尺。倒根艸本秀少雙歧。餘則蒼苔白苔。互相掩映而已。平日煙雲繚繞。累月不開。抑或乍陰乍晴。若隱若見。至貝風風突。起暴雨。猝至。沙石飛騰。冰雹驟落。乃其恒也。臨池上下。陡險異常。遇有大霧。入者每不得出。實爲人迹所罕到。故池上至今無遺蹟云。

土人云。池水平日不見漲落。每至七日一潮。意其與海水相呼吸。故又名海眼。

又云。池水清淺處。可以行人。數年前有獵夫自碧螺山下。渡至補天石旁。其中有熱如湯泉。冷如冰海之處。五步外即深不可測。以足試之。滑膩異常。故又名溫涼泊。

又云、十數年前。有獵者四人至釣鰲台。見芝盤峰下。自池中有物出水。金黃色。首大如盞。方頂有角。長項多鬚。低頭搖動。如吸水狀。衆懇登坡至半。忽聞轟隆一聲。回顧不見。均以爲龍。故又名爲龍潭。

又云、池中雷聲時作。音同礮彈。百里外猶聞其聲。俗呼爲龍宮演操。

又云、平時水聲澎湃。響如鳴金戛玉。俗呼爲龍宮鼓樂。

又云、每至夏日。麋鹿往來池中。飲水洗角。或云池邊多城。鹿善食城。來尋至此。故汨石坡梯雲峰兩處多鹿踪。近山居之獵戶。偶於夏日。或聚集五六十數人。緹衣韞鞬。睢盱拔扈。持鎗伏于坡口。俟其出而擊之。俗稱爲杜坡口。

又云、每年三月間。陡有黑雲自西北來。大雨雹。至天池不見。閱數日。忽由池中突起五色雲向東南而去。惟黑白兩色居後。迨十數日見雲自東南飛來。仍入池內。而黑雲不在其中。相傳黑龍江龍王會同天池龍王朝宗東海云。

又云、前有道人登白山。由懸雪崖下臨天池。見有倒鱗魚數尾。赤白色。躍于池中。涉

波捕之。得其一。放置玉漿泉。仍向前捕。失足墮池中。石滑不得上。伏石而下。約百餘丈。忽而矗立。石層如梯。道人疑其入水不沒。不妨下梯以觀其異。手扶梯下六丈許。左右多洞。周視洞口。方圓大小不一。皆有石牀居中。惟左一圓洞。牀上有一老人。仰臥。鼾聲如雷。不敢前。退趨石梯。跋磴奔波。如登天然。百步外。回顧洞口。五色射眼。巨浪滔天。心愈恐。而力不能支。伏徑少歇。恍惚若睡。覺身如萍梗。隨水盪漾。莫知所之。醒時開目視之。見二獵夫立其側。身已在乘槎河上。蓋獵者見池內一人浮水而來。意自西坡口渡東坡口者。道人歷言其事。始悟爲龍所居。次晨偕獵夫往玉漿泉觀魚。至時見魚猶跳躍。以手捕之。竟入泉中不見。

按池水四圍。白沙環繞。縐紋如綾。余初臨天池。戊申六月廿八日天氣忽陰忽晴。始聞雷聲。繼聞鼓聲。霎時霧起。眼前一物無所見。少焉雨止。天晴。池中西南一帶。全形畢露。因致祭焉。白山紀詠有云。願看白山真面目。乞晴還得拜龍君。

按池水西南深於東北。七月七日。余再到天池。此次由汨石坡而下天氣清明。近視之水澄清如

鏡。遠視之池。中五色燦爛。現象不一。如云峰石印入。何以近視不見。如云山雲掩映。何以時時不變。蓋靈秀所鍾。無美不備。其為地氣之蒸騰。理猶近之。

按八旗通志。長白山高二百餘里。就地勢而言。綿亘千餘里。就通背山至小白龍脂各山而言。雄觀峻極。扶

輿靈氣所鍾。山之上。有潭。曰闔門。就乘槎河自天池出水而言。周八十餘里。就大概而言。源深流廣。鴨綠

混同愛濇出焉。愛濇即驪江為鴨綠之源是一江也混同係指松花二道江而言

據引路人徐永順云。光緒廿九年五月。其弟復順隨王讓俞福等六人。在汨石坡下

杜坡口。忽見兩鹿登坡。俞放鎗擊之。兩鹿下坡入池。六人尾追。扶石下。王鎗斃其一。

其一入池不見。六人得茸甚喜。王欲抽取鹿筋。方提刀割。俄而大霧從池中陡起。

六人對面不相見。候兩鐘餘。霧不散。跪視乞晴。而天黑如故。王擬棄鹿返。五人曰。不

可。坡石汨動。往往傷人。如此黑暗。尋亦不易。烏敢行。王曰。吾等靜候可也。六人坐臥

池邊。至夜半。寒風透骨。餓不能寐。共餐餼糧而盡。未幾天微明。而霧仍如故。坐候數

刻。霪雨飛落。濕透衣襟。兼之腹飢難忍。俞曰。將若何。王曰。食鹿肉飲鹿血。亦可療飢。

衆皆割肉而食。復順不能下咽。拋而棄之。霎時雷雨交加。衆皆哭不成聲。旋又入夜。見池中三五明星。忽起忽落。倏而潑刺一聲。自空中落一火球。大如輪。水面萬千燈火。直同白晝。復順曰。可以行矣。王與余曰。禁多言。少焉礮聲轟隆。宛如霹靂。波浪湧起。直衝斗牛。六人戰栗不敢動。無何風平浪息。池內亭台高聳。插入雲霄。俄聞空中謳歌。餘音嫋嫋。忽而鼓吹大作。樂殿光明。四圍洞徹。狀如水晶。陳設古雅。非凡男女往來上下。指不勝屈。惟身軀皆在九尺以上。不似平人。方驚疑間。適來一物。大如水牛。吼聲震耳。狀欲撲人。衆益恐。相對失色。束手無策。愈急取鎗擊放。機停火滅。物目眈眈。勢將噬。愈復順腰携六輪小鎗。暗取放之。中物腹。咆哮長鳴。伏入池中。半鐘餘。霏落如雨。大者寸許。六人各避石下。愈與復順頭顱血出。用濕衣裹之。池內重霧如前。毫無所見。又兩鐘餘。東方曉亮。雲淡風清。微露峯尖。六人匍匐尋坡上。至葡萄山前。高麗窩棚。病臥十餘日。愈與復順傷始痊。鎗彈鹿茸各件。遺失無存。至今不敢再入天池。徐永順言之鑿鑿。故誌之。白山紀詠有云。欲到天池先患霧。入時不易出尤

難。

白雲峰，長白山主峰也。在天池西稍北。圓而高大。臨池聳立。崔巍磅礴。望之直挿星漢。雲觸石而出。多白色。天晴時羣峯畢露。獨此峰煙霧繚繞。或終日不散。峯頂氣勢雄壯。崇山隱天。石玲瓏若雲窟。他峯遜之。自池至巔。約有十二里。

相傳前有人迷入峯巔。見石白異常。其涼徹骨。用巾裹零星小塊。携歸示衆。皆疑爲冰片。試之果然。後再尋之。則雲深不知處矣。

按長白山此峯最高。由岡後東上。二百里外即見此峰。白雲遮繞。乃其常也。白山紀咏有云。看罷歸來回首顧。白山依舊白雲封。

冠冕峯，在天池南偏西。重巒疊嶂。氣象端嚴。望之有冠冕形。故名之。由池至巔。約十一里餘。

上人云。峯下四時積雪。高十餘丈。俗名雪山。下有冰穴數處。每見穴中炊煙如縷。或疑爲仙人煉丹于此。

白頭峯，在天池南稍東。山豐隆高起。上有孤石獨峙。形如佛頂。朝鮮名爲白頭山。以其形相似也。峯下峭壁嶙峋。伏視天池。近若咫尺。洵巨觀也。由池至巔。約十一里餘。余自雲門扶石而上。被雨阻。未臻絕頂。至今言之猶以爲憾。

三奇峯，在天池東。三峯比立。石峙琳琅。影印天池。其秀色可掬。彷彿海上三山。留人在人間。峯下多五色石。鮮妍光潤。令人可愛。登山者每拾赤黑黃各種。置之案上。朝夕作供。其生機勃勃。頗有異趣。黑者尤佳。由池至巔。約十一里餘。

天豁峰，在天池北偏東。峯起雙尖。中間一綫。有豁然開朗。令人不可思議之趣。前面向天池。土色黃。望之如二龍蟠踞頂上。峯後石多赤色。亦頗耐觀。每至冬日。雪凝峯間。直同白虹。插入天漢。尤覺十分出色。由池至巔。約九里有奇。

相傳山縫爲大禹治水時所劈。

土人云。峯頂夾縫中。隱有洞口數處。登山者往往見有蟒蛇出沒其間。

芝盤峰，在天池西偏北。南距白雲峯。約有五里。中間隔一仙阜。峰頂有一艸甸。形圓如

盤。每至嚴冬。他峯雪積如山。惟此峰獨露其頂。由池至巔。約十一里餘。
土人云。頂峯產芝艸。鹿多居之。峰高而險。爲人所罕到。常見鶴雀雕燕。不時飛落其
上云。

玉柱峰。東北距白雲峯二里。狀如玉柱。實爲主峰之輔。彌峯聳起而秀。形勢突兀。高不
可攀。過者無不仰視。東麓瀉出一水。懸流如綫。下入天池。即金綫泉也。由池至巔。約
有九里。

土人云。峯北麓坡度稍緩。前有獵者數人。杜西坡口。見花鹿四隻。其項有挂金牌者。
有挂銀牌者。用鎗擊之。鹿環玉柱而走。衆隨之。將近峰頂。倏忽不見。而煙霧陡起。莫
辨東西。衆繞峰轉走。兩日夜始得返。蓋俗稱挂牌之鹿。皆受封者。壽已數百年矣。名
爲仙鹿。未可擊也。

梯雲峰。北距玉柱峯二里。峯脊出梯河瀑布。積雪亦多。由池至巔。約有七里。
臥虎峰。北距梯雲峰里餘。臨池多虎踪。人不易行。峯後起一小岡。積雪累年不消。前有

虎徑斜長五里餘。由池至巔約有七里。

孤隼峰南距三奇峯半里餘。峰頂尖秀峭古。向西南斜而有。力形同孤隼。層山之中。特樹一幟。令人望之而生獨立思想。由池至巔約七里。有奇。

紫霞峰南連孤隼。沙土紫色。石參差錯落。頗有生氣。每至天暮。池中出雲。纏聯峰頂。如絲如縷。其糾縵之狀。宛然天半朱霞。長留此間。西接鷄冠岩。懸崖絕壁。星垣睥睨。尤爲出色。由池至巔約八里有奇。

相傳峰產寶石。遙望之光如明星。

華蓋峰南接紫霞峰二里餘。山形如蓋。其出雲還雲。狀亦如蓋。每至春冬。常見五色雲。遮掩頂上。即風雪交加。亦不散去。由池至巔約有八里。

鐵壁峰西南與華蓋峰相連。土色黑。狀若鐵壁。由池至巔約七里餘。

相傳有人採藥至此。忽見峰上懸燈結采。金碧輝煌。中間懸朱字無數。多不能識。惟福壽字。不篆不隸。形似鳥蟲。尙可辨。歸語人皆以爲誕。再往始終不見。

龍門峰，在乘槎河西。與天豁峰對峙而低。池水溢流而出。狀若門形。故號曰龍門。由池至巔。約有七里。

世傳大禹治水。曾至峰上。旁有一石。上似蝌蚪字形。人目之爲神碑。今已模糊難辨。土人云。數年前有人至峰前。見魚數尾。紅黃色。跳躍乘槎河上。以石擊之。霎時狂風大作。白雨暴落。連聲霹靂。而魚亦逝。

觀日峰。東接龍門三里餘。峰起一尖。登而望之。海闊天空。可以觀日出日入。由池至巔。約八里。

土人云。每年三月三日夜半時分。一遇天晴。見日如紅球。自海中出。出時三起三落。而水之波翻浪湧。忽上忽下。歷歷在目。尤足令觀者移情海上。

錦屏峰。在芝盤觀日兩峰之間。宛如屏風。獵者因其形若城垣。又呼爲城牆礮子。由池至巔。約八里有奇。

相傳女真國王夜半聞白山崩裂聲。命人往視。至時積雪滿山。不易登。候月餘。自山

右。上。他。峰。毫。無。形。迹。惟。此。峯。後。見。一。巨。壺。大。約。六。十。餘。圍。試。之。堅。不。可。破。因。名。爲。壺。山。聞。

國初尙有遺痕。今則見有白雪一堆而已。

乘槎河。水自天池瀉出。天豁龍門兩峯之間。波浪汨汨。形同白練。卽嚴冬不凍。下流五里。飛泉挂壁。宛成瀑布。聲聞十里外。俗名弔水湖。北流二十五里。名二道白河。實松花江之正源也。

小白山獵戶。徐某。十數年前。曾見河邊有一獨木舟。俗名衛護橫于東岸。余尋松花江源。至不老峯下。猶見河上斜置一木。不似舟形。按此處樹木不生。人迹罕到。一木自何而來。令人莫解。

鷄冠岩。在孤隼紫霞兩峯之間。石上多黃赤黑色。危崖高聳。起伏爭妍。斜插天池中。形同鷄冠俯池飲水。生機活潑。出自天然。但異常陡險。人不能登耳。東西長約八里。寬約半里。高約六里。

按鷄冠岩是結長白山之來脈。

伏龍岡在白頭三奇兩峰之間。西南高起如龍首。石多五色。燦爛可觀。平時池水逐石。鑿鑿之聲。聞十餘里。所謂洞天福地者此也。岡頂平坦。花艸繁盛。與他處不同。西南東北長約六里。高約七里。

相傳岡下池內多石洞。爲龍所居。傳曰深山大澤。寔出龍蛇。信然。

按龍岡脈發端於此。

按岡西南廿餘里。俗呼爲雙龍尾嶺。周長白山前後。百卉葱蘢。莫過于此。一望而知爲龍岡之起點。白山紀咏有云。閒花點點繞龍尾。野艸深深打馬頭。雙龍尾前新闢羊腸艸道可達

姪姪庫地方能行人馬花柳繁衍雲密突兀真可謂山川靈秀之氣所結而成也

仙阜在白雲芝盤兩峰之間。中間高起一阜。故名爲仙阜。長約四里。高約六里。

馬尾河獵夫王某云。秋日天晴時。常見數人把酒阜上。吟咏談笑之聲。隔岸猶聞。及赴阜前。倏忽不見。

又云。月夜三更時分。往往見阜上無數火球。起落高下不一狀。人皆以爲神仙丹術吐納秘訣。借此阜爲試驗場耳。

戊申四月。余與李石。臣太守李擇臣。大令過柳條邊門。夜半見火球於嶺上。在臨江於重陽夜。同史育廷。別駕見火球于鳴綠左岸。猶憶三十一年八月。在海龍郡署。同族兄鶴峰。見火球于署後之九龍口。僕役驚疑。以爲罕見。真可謂少見多怪矣。

懸雪崖。在玉柱梯雲兩峰之間。俗名西坡口。崖多海浮石。滑軟異常。坡度急處。積雪丈餘。長約十數丈。累年不消。故名之。崖高五里。寬二里。坡七十五度。

聞中外各國登白山者。半由汨石坡。軟石崖兩處而上。曾未有到此崖者。蓋引路人不知故也。余此次登山。五道坡口。惟軟石崖被雨阻。未臻絕頂。餘則皆到。如下臨天池。以此崖較易。但浮石碎而柔滑。自池至崖。每有進三步退兩步之艱。池邊眺望。只見峯頭十二。若芝盤。紫霞。觀日。錦屏。四峰。未易窺其項背耳。戊申六月二十
八日午後兩鐘

崖上暑表四十度。池中六十二度。白山紀咏有云。雪崖上下五華里。暑度居然廿二

差。

軟石崖。在白頭冠冕兩峯之間。俗名南坡口。崖峻而險。沙石軟如麵粉。高六里。寬二里。坡約八十度。

相傳 國初有人至崖上。聞崖中斧鑿聲甚厲。若與土木者。側耳靜聽。聞人言明晨大王來此驗工。汝等速修造。否恐受責。汝等未聞北閣誤工。洪十被責之事乎。衆應聲若雷。心驚疑。念此處絕無人煙。安得匠作。拾巨石拋池內。聲遂寂。歸言其異。適有鄰人云。前數日高麗木把洪十。夢誤修龕宮。見責。臂生疽。今始愈。或即此歟。

汨石坡。在紫霞華蓋兩峯之間。俗名東北坡口。石分五色。黑者明如墨精。惟光不透水。大者合抱。小者盈握。他色不甚光潤。石懸坡而動。遇有大風。石即轉移。峻巖崎嶇。行者無不畏其陡險。中間有黃土一段。約十數步。滑不能履。坡高有五里。寬約半里餘。余由汨石坡。再臨天池。險危異常。手攀石。足試石。探之不轉。而後下。否則不敢蹬。上坡時。僕王桂在前。腰中繫帶。垂其兩端。手足匍匐而進。余一手握帶。一手扶石。後有

隊兵蘇得勝。川手扶持。而始得前。兵僕各受石傷數處。計下時休息十九次。上時休息五十二次。自瀋陽至長白山東之紅旗河。往返數千里。其艱險未有如此之甚者。臨池四顧。惟白頭三奇玉柱孤隼四峯不得見。冠冕峰猶能窺其半面。實爲白雲峰。鷄冠崖所隔耳。但自下此坡。庶覺此游不負。否則白山之上。天池之旁。二台三山。隱泉怪石。豹崖仙阜。花甸艸塘。皆湮沒不彰云。計已時下坡臨池。申刻上坡。池內雲霧突起。兩步外不能見人。引路人徐永順嘆曰。此時如在池邊。吾輩想出天池難矣。中外各國來者不少。曾未聞有一人敢下臨天池者。職此故也。余與兵僕等。始信其言之不謬。坡上暑表三十五度。池邊六十度。

碧螺山。又名小蓬萊。在鷄冠崖下。天池之東。山多五色石。四墜花。每當曉日初升。夕陽晚照。其雄虹萬丈。瑞靄千層。出沒隱見。映出山尖。遠望之若碧螺云。高約里餘。釣臺。在天池東北岸。東距汨石坡半里餘。頂平。高起如台。碎石頗多。高七丈餘。相傳前有獵者數人到汨石坡。見一叟持竿釣于台上。呼之不應。衆疑其非人。一獵

夫下坡視之。至台上見叟科頭赤足。被樺皮裘。金鈎大如弓。籃中一無所有。揖而問之。亦不答。少焉把竿提籃。順池逡巡。赴仙人島而去。獵者候至日夕。終未見其出云。按台上有一石堆。相傳女真國王登白山祭天池。曾築石於台上。故至今尚有遺蹟。按台前後。產青苔白苔。同生一處。而兩色各成一片。不相混雜。亦奇觀也。

余登台思釣。遇風有感。白山紀咏有云。一線情長。何日了。半天風起。與心違。

放鶴台。南距釣熬台六十餘步。台上每有白鶴飛落。日夕尤多。臨池沙灘。約有數里。尤明如鏡。真仙境也。台高五丈餘。

余帶鄉導與兵僕三名。遨遊於二台之上。把酒同斟。烹茶分飲。時當日午。登台四顧。

則見山明如畫。水碧無塵。海燕雙飛。金鷄對舞。金鷄海燕他處未有碧螺山雄峙西南。隱流泉

綫懸東北。薰風吹我。萬籟齊鳴。池水生波。錦紋畢露。偶見鹿遊溪畔。與世無爭。忽聽

鶴嘯雲霄。有聲皆韻。問誰築室山頭。大闢五千年蓬萊仙境。使我游艇水面。創成四

百兆華國公園。蓋天池之旁。向無人跡。今見二台三山。名勝若此。庶覺盡東北海外

之大觀而無憾。故誌之。白山紀詠有云。信是天池名勝地。兩台看罷看三山。

麟巒在天池東北鐵壁峰下。高約半里。

鳳巒東距麟巒半里許。上多沙石。高半里。

補天石在龍門峰東。天池出水之處。石半居水中。半居峯上。特起而高。窺其形勢。杜池水口。作中流砥柱。亦似有補天池缺陷之象。故名之。石出水面。高約七丈餘。

牛郎渡在乘槎河口。一石斜橫如小橋。水流石上。高石尺餘。往來可以渡人。故名之。支機石在鷄冠岩下。五色玲瓏。光芒射眼。時有黃雲圍繞其上。故名之。

金綫泉源出玉柱峰東。流入天池。斜垂如綫。近視之水露金星。秋冬雪掩無痕。夏日盤旋有情。令人可羨。水綫長約五里餘。

相傳泉中有雙蛇。生翼能飛。每一出。天降大雨。故至今有飛蛇出。天必雨之謠。白山紀詠有云。白山遇夏時多雨。想必雙蛇日日飛。蓋破其迷信也。

玉漿泉西南距天池六步餘。流入天池。水淨沙明。清瀛可悅。故名之。

余初飲天池。繼嘗泉水。其味甘潔相等。白山紀咏有云。諸君若到天池。上須把銀壺。灌玉漿。即指此泉言之。

仙人島。在鷄冠岩北。長三里。寬里餘。

相傳乾隆初年。朝鮮有一樵者。入硯山採藥。聞牛鳴。仰視一叟騎牛。自黑石河左岸驅而過。後隨六七人。各負箱籠。爭往白山。似赴市者。心疑之。念近中無此市塵。尾隨以觀其異。無何至汨石坡口。見鷄冠岩下。綿亘六七里。宛然城郭。老幼男女。負者擔者。騎者乘者。紛至沓來。絡繹不絕。樵夫下坡入市。歷城門。循街衢。進兩邊多板舍。皆空。惟茶園酒肆貨店戲場。珍奇羅布。煥若崑崙。其樓台連亘。朱堂華闕。迥異尋常。忽而雷雨大作。男女各分蔽板舍。少焉天晴。市人擁擠。爭赴西門。樵夫從行二里許。見城外湖水盪漾。畫舫漁舟。不下千百。岸旁肆中。陳列多菱角蓮子鷄頭米果品。不一物。購食之。味清馥。餘納諸懷。喜而登舟。過水心亭。閱臨池閣。憑欄遠眺。水天一色。花雪比隣。儼然別有天地。未幾夕陽在山。人影散亂。樵夫下舟登岸。尋古道返奔坡上。

至避風石前。坐而少歇。回顧岩前。惟有煙雲繚繞而已。手探懷中。蓮子數枚。尙在。歸以示衆。人以爲仙市云。

向陽艸塘。在錦屏峰下。長約四里。寬約二里。

訥殷部白某云。前有人見艸塘中。牧牛羊人。時常往來。呼之不應。人皆以爲仙人牧場。

赤松甸。在玉漿泉東北。甸多赤松。高不盈尺。故名之。長約里餘。

白花溪。在臥虎峰下。溪多四墜花。積雪之中。獨出一枝。狀如梨花帶雨。令人可羨。俗名爲雪裏花。溪長二里。

余至此遇雨。白山紀詠有云。關心飛雨過。冷眼替花愁。

石虎灘。在松甸東。惟石林立。橫斜仰臥不一形。望之如虎。故名之。灘長里餘。風月窩。在鷄冠岩西。夏日花艸滿畦。登山者每見仙鹿出沒其中。長約三里。樂壽峪。在孤隼峰下。石立參差。出自天然。長約里餘。

隱流泉。懸流汨石。坡半崖中。下擊碎石。湍湍有聲。水流半里許。隱于石中不露。至今流水處。多有溜痕。

避風石。在汨石坡上。登望天池。如在目前。游山者一遇寒風。借石避之。故號爲避風石。余三至石前。坐而休息。因於石上鏤六字。曰天池釣叟到此。聊識長白之游。白山紀。咏有云。石邊鏤字者。也是避風人。

仰月坡。在伏龍岡東北。三奇峰南。坡度急不能下。

還雲洞。在白雲峰上。今隱而不見。

濯足石。在金縷泉下。池水圍繞有情。高出水五尺。樺皮河獵夫劉鳳翔。常見有一僧人濯足石上。

洗兒石。在石虎灘下。近臨天池。高七尺餘。

相傳七月七日。有天女抱兒洗于石上。數年前有韓人在石旁。撿小兒衣一件。領袖如恒。惟無縫。淡黃色。軟如綿。疏如葛。入水不染。入火不燃。有異香。終日不散。知非人。

間物什囊藏之。經月餘。失所在。始終未獲。

星星石。在避風石南。石形圓大。夜有異光。人呼爲星星石。隱豹崖。在冠冕臥虎兩峰之間。崖下深僻。與百花溪相接。

余在天池旁。遙見隔岸一物。緩緩而行。以千里鏡窺之。一豹也。引路人舉鎗欲擊。余止之。

雲門。在伏龍岡之陽。俗名南天門。又名石門。門右一石。高而聳起。狀如武將立象。有懍然不可犯之勢。門左一石。如佛坐象。近視東邊。復起一石。亦如門形。俗呼爲東便門。中間一石。斜臥如梯。黑色光潔。如墨精然。

寶秦洞。韓人云。數年前有打貂者。甲乙同行。走椽。俗驗打貂之水曰走椽誤入大旱河。至雲門下。見門內有異采。觸天。紅光射眼。心疑爲怪。往視之。登門上。光少斂。入于沙中。甲以手掬沙尺餘。露出一尖。色如桃紅。寶石。心斃之。恨兩邊亂石塞滿。不少動。又無鏃。劇莫可如何。乙焦急。從旁另覓一石。擊之。有金聲。重擊數十下。毫無所損。躊躇苦思。計

無所出。甲曰：天將暮。吾二人暫回宿。明早帶鐵具來。必得此物。切勿告人。掩其迹。并堆沙作記。歸次晨乙喚甲起。持鐵鏃往。至沙堆。創五尺餘。始終未見。至今門中尚有遺迹。

鶴燕居。在觀日峰前。野鶴海燕。每聚于此。偶聞獵鎗聲。其駭擗飛觸之狀。尤足耐觀。鹿徑。在梯雲峰前。斜挿天池。登山者常見麀鹿。麋。麂。駢田區仄之象。

余立灌足石前。見有數鹿往來其間。若不畏人者。

仙人梯。在梯子河上。石層如梯。故名之。

土人云。前有鄭礮過此。遇十數人順梯而上。追隨至頂。猶聞笑語曰。後有痴子追我。請疾行。轉瞬不見。惟一金杯在前。拾而藏之。後被東岡劉姓購去。白山紀咏有云。有時借得春風力。直上青雲不用梯。

古洞。在冠冕峰下。至今隱約。猶有遺迹。

土人云。嘉慶年間有人放山。

入山探磴
俗名放山

至天池。見峰下一石洞。洞口多登台。二角。

小棧爲登台爲二角。念洞中必有佳者。伏入數十步。黑暗不得進。意欲返。忽露明光。因匍匐入。約十餘步。豁然開朗。遙見數里外。有茅屋兩三間。就之一老者出。衣冠皆古。不類近世。揖與語。鄉音不通。老者以手指西。似揮其去狀。放山者識其意。西行十里餘。遇一深澗。岸上菜花。狼頭。公鷄。皆棧花名花色鮮妍。棧苗滿地。多四五六披葉者。皆老山。不似山子。探置背夾未滿。而龍爪。跨海。牛尾。菱角。金蟾。闊蝦。雀頭。單跨。雙胎。各種俱全。獨狀少人格。意猶不足。扶石入溝。見溝底紅朶壘壘。莖高如樹。大可盈把。心驚喜。仍向前探之。忽一少女自溝中出。怒曰。青天白日。竊我園中物。背夾將滿。猶得隴望蜀。是無饜也。以手撮沙潑之。迷目不能視。知非凡人。跪而乞情。女曰。我不殺汝。汝速行。倘遇吾母。生還不得也。放山者起。目亦愈。視之而女不見。急奔數里。聞水聲潺潺。鳥語蟲鳴。身已在石澗中。攀松扶石而上。蓋梯子河之仙人橋也。計程已五十餘里矣。視背夾。棧尙在。喜而返。後偕數人往尋。洞不能入。故至今猶以爲棧洞云。

七里灘。在華蓋鐵壁天豁三峯之下。

落筆峰、在天營峰北偏東。形如筆尖。

不老峰、在落筆峰北偏西。

砥柱山、在不老峰西。乘槎河由山根下流。聲聞數里外。

玉壁、在龍門峰北。乘槎河順壁而下。

硯山、西南距白山七里。在黑石溝三道白河之間。山形如硯。

龍山、在黑石河南。高約二里。

土人云、曾前山迤東鹿窖不少。野刀亦有之。蓋刀用絲綫挂于樹根。可以砍野獸。

列宿泊、在黑石河前後。水二三尺不等。沙底畢露。濺濺可愛。大者周約二十餘步。其方

圓寬窄不一。登華蓋峰望之。燦若列星。

鵲嶺、在白山東北麓。每見孔雀各鳥飛落其上。

清風嶺、在大旱河東。

穆石、在清風嶺東。係穆克登所立。

按光緒三十三年。日與韓人樹木標于石右。高八尺餘。四面書字。縹糊難辨。惟至字於字爲字。尙能認清。

余尋穆石于嶺旁。視其文曰。烏喇總管穆克登奉

旨查邊至此。審視西爲鴨綠。東爲土門。故于分水嶺上。勒石爲記。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末書朝鮮筆帖式蘇爾昌。官二哥。軍官李義復。趙台相。差使官許樑。朴道常。通官金應德。金慶門。頂上橫書大清二字。思揚印。遇雨紙亦罕貴。僅印兩張。一呈奉天公署。一呈吉林公署。字迹不甚清楚。迨返尋露宿處。迷徑過夜半。風寒雨濕。兵僕忍飢耐冷。扶余周硯山而走。至三匝。汗雨交雜。怨不成聲。時至五更。霧散雨晴。峯尖微露。始辨南北。迨至設帳處。則東方已白矣。計迷行五十餘里。有迷途表可識經絕壑大小廿餘處。兵僕皆病。余親調藥。并煮葷湯飲之。二日後始愈。白山紀詠有云。迷入硯山走三匝。尋碑不易宿尤難。又云。夜半山深風雨冷。龍吟虎嘯紫貂啼。黑泉在冰山東。相距里餘。土黑如墨。泉水出於其中。微有黑色。故名之。

冰山在黑石溝南溝內。千年積雪結成冰山。下有一洞。深六尺餘。冰稜下垂千餘柱。狀若水晶宮。

土人云。溝內多元狐。獵夫見者。每擊之不中。

按冰山下多小洞口。人皆謂火鼠所居。

沙嶺西北距列宿泊五里餘。沙積如嶺。長里餘。

余過嶺上。見下有木架。橫斜溝中。命僕入溝取出。視之乃照相架也。引路人云。光緒三十二年。王耀帶俄人數名。至此遇雹。遺物不少。今僅拾一木架。其爲俄人所棄無疑。又云。日人年前至此。遺失之物亦多。

蒼頭嶺一名長嶺。卽老嶺之幹脈也。在龍山西南。長十餘里。

松舍灘在龍山南。小松高丈餘。均向東北。宛如厦形。約卅餘處。入山者每避風雨於舍內。近視松枝連理。頗有異趣。所謂山川靈秀所鍾。信然。

雙泉眼。水出長嶺南溝。下流爲木石河源。

自在泉、在華蓋峰東。水自峰腰流出。聲亦微細。盤旋有情。下流爲二道。白河之正源。廉水泊、在穆石西。泊小水淺。清瀟可愛。

雪嶺、在芝盤峯後。

雪澗、在玉柱峯後。

雪井、在白雲峯後。

木石河、源出雙泉眼。兩岸多松。上游有水處無多。中多白石。下游無水。至徐棚東。即新即散漫無河身。長約廿八里。

余尋三江源。至河上墜馬崖下。腹背受傷。危而復甦。露宿河邊四日。飲山羊血、虎骨膠。始就痊。前聞韓翁如二尹談及山羊血專治跌傷。心血尤妙。試之果然。據土人云。亦能治婦女血分病。虎骨膠專治腰腿痛。及下部虛寒。白山紀咏有云。白山有。幸。留。知。已。墜。馬。河。邊。死。又。生。炭崖、在木石河下游。徐棚東南。崖深兩丈餘。

按崖底出木炭甚夥。獵者每拾以爲炊。土人因其出于地中。故以神炭呼之。語云。地不愛寶。信然。余過此拾有數塊。燃之以烤鹿脯。與尋常木炭無異。但以兩丈深之土崖。能產木炭。大者拱把。小者一握。亦奇矣。

沙門。西南距炭崖四里餘。兩岸高數丈。多白沙。河底無水。中有大塊沙若干。堆立矗起。其形如門。內一水道。行人出入無阻。門兩邊沙岸險巖。人不能行。水亦不得出。門上生松。大者盈把。門高丈餘。土人云。同治初年。見一松根蟠踞門上。高約四尺。大可兩圍。後卽不見。蓋被獵者焚燬耳。

又云。每年六月六日。天將曙時。聞門內外車轆馬蕭。有大將班師。凱譟入關之聲。往觀之。聲寂然。行里餘。聲如故。日出乃止。

按門旁有蜂花。淡黃色。其形如蜂。

又產蝶花。深藍色。其形如蝶。白山紀咏有云。信是東方春意足。奇花異艸不知名。

按該處山葡萄甚多。子黑而紫。味酸異常。土人採而食之。

木頭峰西北距天池廿六里。四圍皆松。惟西北頂上多沙石。樹木不生。高約三里餘。

土人云。峯上產鵬三種。曰大鵬。曰坐山。曰白尾。余登峰頂。見數鵬。體大如輪。飛落峰上。但未見其巢耳。

又云。十數年前。有一木把。朴姓。韓民歸化者。結舍於玉沙河邊。尋棒松。

松類木質堅勁
異常俗名棒松

至峯下。見一木大可盈把。枝葉皆黑如漆。以斧砍之。斧折。視木毫無所損。舉手折枝。不少動。採其葉。葉墮如鐵片。驚疑莫可如何。返持葉示同夥。均以爲怪。次晨携斲。偕數人往。樹宛在。輪替劊。樹不倒。體重異常。二人抬之。沿途休息。至暮始歸。棄置庭中。月餘。葉不脫落。羣呼爲鐵樹。一日朴語衆曰。此木如鐵。以火煉之。未知能作鐵具否。試之若何。衆諾之。爭燃煤火。俄一僧至。見衆移木。問之。荅以化鐵。僧曰。似此一木。安能成鐵。即是鐵。能值幾何。汝等徒費力。無濟。不如留之。否則售於我。朴喜。按鐵百斤。估價。僧探囊出碎金。購之。僧用腰帶繫木。負之而去。朴等皆笑其痴。後數年。朴遇僧於聖水渠畔。見其坐睡於十字界碑之下。喚之醒。問鐵樹存否。僧曰。明告之。汝所謂

鐵樹者。乃鐵珊瑚也。生於山者。爲盤古所栽。環球上僅有五株。予已獲其二。餘者。予猶尋之未得耳。朴笑之。歸與人語。衆皆奇之。余於吾鄉丁野鶴先生之七世孫家。見先生所遺鐵珊瑚樹一株。能辨陰晴。高不盈尺。每用金屑灌之。而後生。若此樹較丁家之樹大十倍。若用金屑。所費倍蓰。宜僧購樹時。囊中携碎金多多也。

按峯下多夜光木。蓋松根被風吹倒。年久不變之故。木色微黃。每逢陰雨。夜即放光。如燃硫黃。晝則不見。

按明子木。峯前尤多。蓋倒木受日月精華所致。土人每拾此木。夜間燃之以代燈。所出之煙。可作松煙墨。先七世叔祖青岑公所製槎河山莊墨。配料法。載有用關東松明子煙一語。即指此也。

焚樹場。南距又一泡十二里。

按場周約八里餘。被焚之樹。均係黃花松。枝幹立而不側。土人以爲老君煉山時焚之。并非荒火所致。查老君并無其人。安有煉山焚樹之事。該場被焚之樹。實屬野火。

爲災。烏得以訛傳訛。蠱惑人心也。

玉帶山、東距木頭峯十二里。山背有一沙河。斜纏腰間。望之如玉帶。故名之。高二里。

長山、東接玉帶山。

連山、東連長山。

龜山、在紅山東北。其形如龜。俗呼爲龜頭山。

鶴頂峯、一名麤脂山。在太平川東。山頂多紅土。故名之。

富春阜、在連山北。

玉沙河、源出玉帶山。河身無水。多白沙。長約廿餘里。下游散漫無踪。

鶯兒阜、在冠冕峰南。

鏡花嶺、在梯雲峰西北。

忠嶺、在臥虎峰南。

青石崖、在梯子河前。

萬花塔，在玉帶山南。面積三十餘里。

相傳爲白山部遺址。春三月間。過者見有山市云。

迷人甸，在木石河北岸。甸產松。雨雪後。人不易行。土人云。數年前有韓人七名。迷人甸中。適遇大雪。均凍死甸內。後有入山者。至甸見有七人骨骸。半埋雪中。遂用土壙之。蓋銅碗在旁。始知爲韓人。

新民屯，卽徐棚。東偏南距布庫里山廿八里。有樺皮屋兩間。山廟一間。

獵夫徐永順，莒州人。韓人服其鎗法。呼爲徐單子。據云。此房改修數次。自國初有劉馮趙董四姓接替至今。渠自董姓接手。已廿年矣。均以簪鹿打貂爲業。現在鹿簪均經荒廢。惟打貂而已。俗名打貝子貂有白板、紫板、花板、油紅、亮青、豆青、大黑、金膝、老乾等名。夏日來此。將貂椽以木爲之收拾齊備。至九十冬月。每日走椽一次。驗有貂無貂之稱每年或得十數張。至二三十張不等。現受韓人杜倉子之弊。白晝尋貂之行。踪用鎗擊之。俗爲杜倉子。卽杜巢也。所獲不如曾前。上半年往往吉林省城。所有器具寄放室內。夏日回時。一無所失。近

來日韓人來往過此。每致遺失損毀。故去歲臨行。即將器具掩藏林中。尚不至失落。白山紀詠有云。戶不閉兮遺不拾。山居猶有古風存。又云。二百餘年傳五姓。一人兩屋即成村。因夏聚冬散。又云。最好兩間樹皮屋。半年淨住半年閒。適有韓人二名。自長派來。距屯已百餘里。詢之曰。探隣居。又云。白山左右人烟少。百里還稱是比隣。長白府張鳴岐太守。遣兵贈番餅。並詩一首云。千年積雪萬年松。直上人間第一峯。信是君身真有膽。梯雲駕霧躡蛇龍。

孝子山。在新民屯東北六里餘。

國初顏不冷山東人。隨父渡遼。以獵爲業。用樺皮築室大浪河邊。一日其父訪友。訥殷部路經山下。被虎噬。遺有髮骨及背夾等物。數日未回。顏往尋之。至部未見。疑之。返之山下。見草甸中有一背夾斜橫草上。近視之。是其父遺物。左右尋覓。見有髮骨。始知父爲虎害。痛哭負父髮骨返葬之。晝夜磨刀裹藥。整鎗補履。志在復仇。獵友不知也。三日後語人曰。北山有一猛虎當路害人多矣。諸君知之。今吾父死於虎。吾誓

不欲生。往將斃之。不勝而死。望捨吾骨埋於山下。則感甚。衆欲偕往。顏止之。次日天未曉。早起直奔山上。獵友醒不見顏。尾隨追之。遙見兩虎自山後躍出。向顏前撲。顏連放三鎗。斃其一。一虎咆哮至身前。顏鎗不及放。以鎗搏虎。被虎奪棄。一爪攫顏左臂。顏急取短刀亂札。虎跳無停趾。向顏長嘯。顏蹣而起。躍身奮臂。將刀插入虎口。手腕亦入不得出。相持不下。獵友舉鎗恐傷顏。不敢放。兩鐘餘。獵友從山下奔而上。至前虎斃。猶聞顏語曰。虎死矣。吾已殺吾仇矣。好朋友當埋我。語未終而顏亦死。衆見一虎鎗斃山下。一虎受傷七十餘處。顏左臂傷重。右手與刀仍在虎口。見顏兩目不瞑。面有生氣。剖二虎心祭之。目遂瞑。衆歎服其孝。厚葬之。至今呼爲孝子山。

義士阜。在孝子山東南。相距半里餘。

嘉慶初年。董士信山東諸城人。少有膽略。及長。慷慨好義。家居時。有隣人被竊。衆知盜名不敢與較。士信代爲不平。往與盜辯理。盜怒與爭。士信拋石傷盜足。歸與兄謀。遂逃關外之白山東阜。以獵爲生。近白山獵戶均服其膽識。每遇疑難事。爭求士信。

一決。適黃松甸有一張姓善獵。獲鹿茸兩架。價值千金。韓人爭購之。有甲乙向張購。未安。回至中途。謀返殺而奪之。他人不知也。越半月餘。士信謂人曰。多日不見張某。盍往視之。偕二人往見。張已僵。腦有重傷。室中諸物俱存。惟鹿茸不見。疑爲韓人買茸者害。然亦無可如何。哭而埋之。歸語衆曰。張被韓人害。吾與之比隣。如不爲張復仇。是不義也。衆聽之。月餘。左近獵者時聞鬼泣。入山往往被熊虎逐回。衆愬。謀諸士信。士信曰。當往祭張。爲其復仇。衆從之。往至張墓。士信曰。汝勿駭人。汝死屈。人皆知之。刻間各獵戶過忙。未暇計此。秋後吾定殺汝仇。自此怪異遂絕。迨十月底。士信親至韓界。遍訪買茸人之來歷。始知爲甲乙所害。告韓人曰。甲乙害張。是汝社人。吾應與汝社較。汝社如不誘甲乙於東阜。嗣後不准汝社人到葡萄山下。韓人素憚士信。至期。果將甲乙誘至東阜。士信詳細詢詰。甲認主謀。乙認幫兇。遂傳知各獵戶。帶甲乙至張墓。將甲剖心祭張。乙割耳釋回。當時未有不服其義者。蓋甲乙買茸時。曾先到士信窩棚。故知張爲彼所害耳。士信年九十七卒。其後現住吉林省城。頗富饒。人

皆謂行義所報云。

黃花松甸，又名一里關街。在新民屯北，相距四十里。有松皮房兩間。獵夫一名。

余至此，猝遇吉林邊防局測繪員孫君蘭芬，幸得借三日糧，兼食野猪肉。孫君向余索天池羣峰名稱。余於遣兵還糧時，繪一略圖，即將白山十六峰註明方向，書以贈之。

訥殷部，俗名老蘭阜。在三道白河右岸，東南距黃花松甸四十里。有樺皮房三間。獵夫二名。

獵夫云：該處產熊羆。前身如熊，後身如豕。其魄力過於熊豕。數年前在三道白河左岸，猝遇四隻，飲水河邊，鎗斃其一，烹而食之。味較野猪肥美，但不多見。按此種獸，係熊豕配而生者。

礦泉，即煖泉。在二道白河上游，北距訥殷部十二里。河邊出數泉，水煖可浴。產硫黃、章菱嶺，在暖江西岸。雙龍尾地方迤南。

仙人橋、在梯子河下游。東偏北距長白山五十里。橋橫三尺。非木非石。橋下多石洞。產石漬。

土人云、百餘年來。曾未聞有修造此橋者。而堅固異常。令人不解。故呼爲仙人橋。

又云、竹木里有歸化之韓民金氏。姑老子幼。家綦貧。朝不謀夕。一日姑患目不能視。

聞天池水可以療目。遂戴盃往。韓人取水皆將水具戴於頂上中途未遇一人。至橋頭。日將暮。倚松

少息。適見老嫗携一少女。及一婢頭戴水瓶。自東來渡此橋。金氏歛衽與嫗語。詢自

何來。嫗曰、適從天池取水回家。過此。金氏歷敍爲姑取水至此。嫗命婢將瓶持贈。告

之曰、歸奉爾姑。汝速返。勿少留。到處虎狼。未易防也。囑婢引路。覺身輕一葉。兩鐘許

已抵里門。計程九十里。心驚疑。顧婢不見。入室奉姑。洗目數次。視物如恒。人皆謂孝

心所感云。

松山、東偏南距長白山二十五里。

土人云、山左右產牛肝木。形同樹癭。氣味清香。與他處所產不同。焚之可以殺毒蟲。

按東山毒蟲種類極多。有小咬，體如穀粒，夏日最多，晨暮尤甚，夾皮溝湯河各會房

皆畏之。如虎所謂小咬，甚於大嚼，信然。人草扒，暗藏草中，如落人身，其首深入肌膚

惟初落人身時，用指彈之，其首自出，再牛虻，其形大於蚊，虎，其長寸餘，非蚊鐵

將患處毒水搗出，見血而止，即不為害。牛虻，他處所產，蚊虎，其聲甚厲，狼頭，似蚊鐵

嘴，有尖鋼翅，甚硬。小蜻蜓，形似蜻蜓，各名惟牛肝木煙，松樹所結，狀如牛肝，不似樹磨，可以治之。東山

居民多戴頭圈，柳條樺皮為者，居多。將牛肝木插在圈上，焚之以避諸蟲。白山紀咏有云：不

萬松嶺，在樺皮河北，長百六十里，產黃花松。

淺水汀，東北距錦江南岔廿餘里。

蘭花塘，在樺皮河西南，產馬蘭花，周約十餘里。

黃花甸，在錦江北岸，產黃花甚盛。

白花嶺，在梯子河西北，產白花，高四尺餘。

仙人徑、在樺皮河南。相距里許。陡起平岡。兩邊黃松葱龍蒼翠。迥異他處。中有一徑。寬約廿丈。長約十餘里。春花冬雪。僻靜幽深。絕少紅塵。寔爲尋常人所難到。故名爲仙人徑。

土人云、晨起每見徑上老幼男女。往來不絕。均係太古衣冠。瞬息不見。

小白山、在長白山南偏東。距天池約有五十餘里。山有三峰。東南爲筆尖峰。中爲豹頭峰。微高。北爲馬鞍峰。皆象形名之。山西南麓。有白水渠。小白川。二水入於暖江。高約八里。周約四十餘里。

相傳後漢管幼安築台讀書山上。至今豹頭峰頂有一白石。土人呼爲挂帽石。

棋盤山、北距小白山十五里。山頂方面平。狀如棋盤。南北較長。高約六里。周約十餘里。土人云、春夏天晴時。每見山上有兩叟對奕。

七星湖、在小白葡萄兩山之間。突出湖水。大小不一。列如北斗。故名之。韓人名爲三池。土人名爲三汲泡。均就湖之大者言之。湖中水不外溢。其東南一湖最大。周約十餘

里底多海浮石。深不可測。四圍皆松。中間特起平甸。周約里餘。如龜形。松生其上。名曰松洲。長白山東南一隅。湖山名勝。以此爲最。餘者周有三四里。及里餘不等。相距甚近。歷視之。湖形有荷蓋菱角葫蘆桃葉各狀。水淺處見有水紅花生焉。

土人云。湖水與天池相通。數年前有獵者數人。聞水聲自長白山奔流而來。入於湖中。不見其迹。蓋伏流線也。但數年不一聞耳。

族兄錫巖有一佃戶賈喜。粗識字。面如書生。相者驗其胸有黑子。能貴。幼善飲。醉即謾罵。鄉人惡之。父兄逐出。之關外。聞中表許某在娘娘庫業獵。往就之。未遇。無所投止。流落小白山南。與韓人伍。以砍木爲生。稍通韓語。韓人固多飲者。時至午節。喜邀友四人赴聖人廟前痛飲大醉。返至七星湖畔。五人歇臥岸上。忽有護衛隊數名。肩輿一乘前來。一人向喜曰。八大王請賈額駙晉宮。喜驚懇登輿。行十里許。遙見宮闕輪奐。若王者居。兩邊觀者如堵。未幾鼓吹喧天。磬聲震耳。一人曰。八大王至矣。請額駙行接見禮。喜下輿立側。王見喜大悅。行抱見禮。如舊相識。二人握手入殿。設酒筵。

拂坐安杯。珍錯羅陳桌上。多不識名酒數巡。王謂喜曰。孤有一妹。年已及笄。姻聯秦晉。若何喜驚起謝曰。小人瑣邪。一酒徒耳。漂流遼左。每日兩餐不飽。烏能俯蓄沈家。隔四千餘里。往返不易。恐累大王。王笑曰。何須遠慮。若此。命僕婢扶喜入內閣。無何簫韶大作。燈采輝煌。俄有數媪擁一麗人至。環珮丁當。淩波淺細。蘭麝餘香。僕入腦髓。迨漏下三更。樂寂人稀。喜就與語。麗人笑語曰。我松蘿郡主也。吾兄大王相攸。數年才貌。未有如君者。故字之喜喜。闈房之樂。甚於畫眉。次晨宮中大開燕宴。喜念四友亦可招飲。令宮僕持柬往。霎時四人入。見喜叩謝。命住偏殿作顧問客。忽一日飛報天池聖母壽辰。八大王扈從多人先行。兩鐘餘有一闍者入。宣旨召額駙郡主同入朝祝嘏赴宴。喜與郡主並肩坐馬車。從者百餘人。往至殿前。跪謁聖母。賜坐設筵。夫婦同席。居末座。見殿前後數十筵。喜問列坐者誰。從者俯耳側語。首坐黑叟。爲黑水大王。俗稱秃尾老李。即此人也。次鴨頭親王。次土門郡王。次錦江將軍。殿前對坐者一南海大士。一白水真人。餘係龍灣七十二大王。中間虛設數座。聞海若河伯湘。

妃。洛。神。尚。未。到。倚。聖。母。側。者。左。爲。松。花。福。晉。右。爲。圓。池。神。女。少。焉。樂。作。爲。近。世。所。無。
郡。主。曰。此。廣。陵。散。下。界。人。不。得。聞。也。酒。酣。繼。燭。羣。呼。萬。壽。聖。母。悅。召。喜。前。諭。曰。聞。汝。
才。華。絕。倫。朕。有。一。語。不。易。對。汝。對。之。還。以。朕。神。女。配。汝。命。宮。女。取。筆。書。三。皇。五。帝。四。
字。喜。素。不。能。吟。窘。甚。汗。出。衆。皆。暗。笑。但。此。時。喜。已。醉。思。三。字。五。字。係。數。目。字。當。以。數。
目。字。對。遂。援。筆。寫。七。爛。八。糟。聖。母。大。怒。喝。曰。此。子。太。不。文。君。前。狂。言。無。禮。犯。大。不。敬。
律。罪。當。斬。八。大。王。祖。親。誤。國。交。水。部。嚴。加。議。處。衆。大。王。免。冠。叩。頭。奏。曰。萬。壽。擬。罪。不。
祥。查。新。律。犯。上。有。據。充。極。邊。軍。聖。母。色。稍。霽。命。武。士。數。人。捉。髮。拖。足。解。喜。出。邊。醒。臥。
朝。鮮。界。將。軍。峯。下。腿。痛。不。能。步。匍。匐。歸。至。半。途。見。四。人。斜。臥。草。甸。中。呼。之。起。相。顧。皆。
驚。四。人。曰。八。大。王。回。宮。盛。怒。將。吾。輩。驅。逐。境。外。幸。郡。主。乞。情。得。免。杖。責。耳。喜。笑。曰。莫。
非。夢。也。否。則。胡。爲。至。此。也。同。歸。返。故。廬。不。見。景。物。全。非。往。尋。舊。鄰。鄰。人。見。而。駭。曰。聞。
爾。五。人。醉。溺。七。星。湖。中。今。十。年。矣。尙。遊。戲。人。間。耶。喜。同。四。人。歷。言。所。遇。人。皆。以。神。仙。
目。之。余。至。湯。河。遇。喜。喜。毛。遂。自。薦。充。白。山。鄉。導。途。中。詳。述。其。異。余。未。之。信。故。誌。之。

又一泡。南距七星湖四里餘。沙底。水亦清淺。

塗山。西北距木頭峰六里。高約里餘。

相傳九尾狐。產此山中。

土人云。同治年間。有人見一大星。墮於山上。其形不方不圓。現土壓其上。小松生焉。敖山。南距七星湖廿里。山頂多紅石。東南有一古洞。至今宛然。山高里餘。

相傳秦人盧敖。遁迹洞中。故名爲盧敖洞。

土人云。前有韓人朴不完。夏日月夜過山下。忽見洞門大闢。光明如白晝。趨視洞口。深不可測。石玲瓏狀如水晶。倏而潑刺一聲。一赤鳥自洞中飛出。戛然長鳴。直衝山上。少焉飛還。入洞不見。朴念此鳥非凡。可捕。遂放步直入。行廿餘里。洞如故。又十餘里。仍如故。輿盡思返。俄聞笑語聲。微不能辨。再入里許。見石室數間。矮小異常。上有無數赤鳥。飛落檐前。仍就捕之。適有二人從室中出。形容古樸。衣履甚樸。軀長不滿三尺。見朴逃避。朴尾追之。二人拱而立。朴曰。汝等何爲者。蒼曰。鑿地球者。朴曰。誰使

之。蒼曰：奉地皇氏命，令鑿穿地球，以資修理。朴曰：地球能鑿穿乎？蒼曰：現已鑿穿矣。朴曰：年代幾何？蒼曰：計八千年。朴曰：工人若干？蒼曰：計億萬。工人朴曰：如何鑿法？蒼曰：按五行生剋鑿之。朴曰：地厚若何？蒼曰：天如許高，地如許厚，取直綫計九萬萬里。有奇。朴曰：地震為何？蒼曰：天公球戲。朴曰：地裂山崩，海笑為何？蒼曰：地中有風、火、水、工師與工時誤觸風，則放風；放風即地裂；誤觸火，則放火；放火即山崩；誤觸水，則放水；放水即海笑。此理之常也。又何疑焉？朴欲再問，忽而雷電交加，風雨大作。二人曰：驗工球神至矣。請速避。遲則生禍。朴憇奔返，汗流浹背，甫出洞口，回顧白雲封固，毫無奇異。歸途月影依稀，幸未失路。逢人輒道，衆皆異之。白山紀詠有云：地球何日能鑿穿？多少工夫？多少年？向使中間留有隙，千鈞一髮繫彈丸。又詠地震有云：簸盪雲時震五洲，管他東亞與西歐。一聲平地如雷起，想是天公蹴蹴球。

布庫里山，俗名紅土山。因山多紅土故也。西偏北距長白山八十里，高二里餘。

余拉荒 無路可尋 俗稱拉荒 至山上。見前後多枯筍 俗名 鹿窠。蓋獵戶擇山深林密之處，為筍於中。

深八尺。寬八尺。俗名方八尺。用鐵尖形如置於窠底。上用小樹枝橫於窠口。再用土艸掩蓋其上。視之如平地無異。設鹿走窠上。陷而能獲。岡後獵戶修鹿窖者不少。而枯窠之多。莫過於此。前所謂迹杜溪塞者近是。

布爾湖里。滿洲語。俗名元池。因長白山東爲第一名池故也。面積二里餘。四圍多松。參天蔽日。水清淺。終年不乾。

相傳有天女降池畔。吞朱果。生聖子。後爲三姓貝勒。實我

朝發祥之始。事詳八旗通志。按朱果。卿每莖不蔓不枝。高三寸許。無花而果。先青後朱。形同桑椹。味清香而甘酸。遠勝桑椹。一名仙果。池左右頗多。他處未有。

土人云。每年三月三日。早起至池邊。見歌台舞榭。浮於池上。其管弦之音。儼然陽春白雪。古調傳來。惟始終不見一人出入。迨日出時。僅有雲霧團團。環繞水面。靜聽之。池中餘音嫋嫋。雜入水聲。約半鐘許。聲始寂。故又以仙湖名之。

紅巖洞。在圖們江北。南距二所六里。

相傳明成化年間。遼陽惠豆根游山至洞口。倏見一黑人自洞中出。衣冠博大。鬚髮皆白。狀如鬼。惠素有膽。猝然問曰。汝自何來。黑人怖。趨避入洞。惠側身亦入。甫里餘。黑暗不能舉步。匍匐行半里許。忽露光明一線。似羊腸小道。急赴之。道斜插西北。層層如梯。深不見底。戰栗不敢入。躊躇四顧。計無所出。旋見黑人立小道中。以手招人。狀。惠扶磴下。約萬級。始抵平壤。人煙繁盛。別有地天。惠喜出望外。坐而休歇。俄一老者至。蒼顏鬢髮。瑰偉不類常人。見惠。喝曰。起。何物狂奴。敢入工廠禁地。惠指黑人曰。彼誘我至此。老者曰。工人在逃。與私入禁地罪相等。嗚警笛呼工。巡數名至。命扭惠及黑人。監禁幽室中。惠始知黑人爲逃工者。居數日。相處甚善。惠問曰。是何工廠。黑人曰。實告君。此女媧煉石廠也。惠曰。女媧補天。事屬荒誕。即或有之。自黃帝甲子四千餘年。毫無缺陷。煉石何爲。黑人曰。吾聞工師有言。有形之天。天不滿西北。無形之天。天尙有九重。就先天不足一語。推之。烏得無缺。今廠中煉石。乃預備耳。惠曰。共有幾廠。黑人曰。東西中三廠。一預備廠。一歲修廠。一儲蓄廠。惠曰。汝入廠幾年。黑人曰。

吾入廠中。計七十一甲子矣。因工師過嚴。故思逃。不料遇君。致事發覺。奈何。惠曰。吾二人如何得脫。黑人曰。平壤老者。係天皇氏曾孫。善讀盤古傳。及三皇歷史。君能攷據否。惠曰。不能。黑人曰。既不能此。求脫難矣。吾輩甘忍可也。閱年餘。工廠不慎於火。幽室被焚。黑人曰。可以逃矣。惠夜遁。逃出洞口。返遼陽。問惠氏故廬。衆皆茫然。始知明鼎革二百餘年。仍回古洞。而煙雲封鎖。不能再入。後不知所往。因憶族兄冠卿曾言。前有人入廬山洞。諸城縣東南見有煉石廠數處。暗中袖石而出。石五色玲瓏。光采照人。今聞紅岩洞一事。大致相同。其果有是事乎。姑誌之。

甌山、在圖們江南岸。東北距紅岩洞十三里。

土人云。獵者入山。每見有巨人高丈餘。遍體皆毛。面目不能辨。一遇即問。始皇尚在否。獵者趨避。巨人力追至前。兩手阻攔。再四詢詰。獵者如荅曰。始皇已死。巨人踊躍而喜。以手握之。似延客入座狀。如荅曰。始皇尚在。巨人即狂奔而逃。嗚嗚有聲。似恐有人尾追狀。紅岩洞左右亦多人。皆以爲避秦修長城之苛政者。

又云。山中產貂。毛色特佳。山下椽釘頗多。

葡萄酒。一名蒲潭山。西北距長白山百五十里。日人名為大角峰。韓人名為南胞胎。北胞胎。以兩山相連故也。南胞胎山水。西南流為胞胎河。南溪水。北溪水。三水合流。曰劍川江。此鳴綠江之南源也。北胞胎山水。東流為紅丹河。糾雲水。半橋水。三水會於大浪河。此圖們江之南源也。山形如葡萄。環長白山左右。重巒疊嶂。畢極雄厚。而未有如葡萄酒之高且大者。計峰有七。曰筆架。曰晚霞。曰仙掌。曰鸞頭。是為南葡萄酒之四峰。曰馬耳。曰朝陽。曰臥象。是為北葡萄酒之三峰。高約廿六里。周約九十里。

相傳中韓界碑。立於北葡萄酒山下。光緒初年。人猶見之。後被韓人掩毀。而今亡矣。

韓人云。黃昏後。每見有一火球。大如輪。自長白山飛入小白山。旋入葡萄酒山。約兩鐘

餘。仍尋古道返。條忽不見。或謂龍。或謂虎。或謂仙。或謂氣。均不足據。姑錄之以待攷。

又云。山產鹿頗多。有花鹿。馬鹿。燕脖之分。花鹿毛有花斑。馬鹿無。獵者有打胎。打茸。打尾。之別。

二三月打胎。有嫩胎。全胎。胞胎。三種。胞胎最佳。四五六月打茸。花鹿單盤。毛細。馬鹿雙盤。毛粗。有茄色。獐子。馬鞍。及平頭。八叉等名。十叉以下。

皆名十冬兩月打尾。有頭排二排。數年前有獵者於六月間入山打茸。此山產鹿與鹿角生。三排名目。他處不同其角較遲。迷徑尋泉水不得。渴甚。情急用手掬便而飲。自朝至夕。仍不能辨山之南北。忽一獸自淵中躍起。似鹿非鹿。頂上一角甚長。以鎗擊之。不動。向前捕取。三步外獸直起。逃奔。獵者追之。行四里餘。獸伏入石洞。獵者以麻繩繫扣杜洞口。放鎗嚇之。獸跳出被獲。時已暮。帶獸赴山下。遙見燈火。始認爲寶泰洞。入墾戶家。衆不識獸名。或謂麟。或謂獅。餉以肉。不食。置以水。不飲。惟馴良可愛。因繫於牛欄中。意欲明晨送至寶城。售諸識者。迨至次晨。起視欄中。而獸已失。繩斷數節。如刀割。獵者疑被墾戶竊去。欲與訟。旋經衆人勸解。始作罷論。然究不知其爲何獸云。

將軍峰。一名天山。在葡萄酒山南偏西朝鮮界內。峰頂平而圓。四圍皆石。嵯峨陡險。狀如盃式。人不易登。亦韓國之名山也。高五里餘。

相傳峰上舊有箭台。唐薛仁貴東征至此。而高麗平。因築台於其上。按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或即此獸。否則韓人至今猶呼爲薛將軍峰。春秋致祭。果何爲者。

寶泰洞在劍川江右岸

余八月間過此。見墨菊枝紫葉黑。韓人云。開時花瓣如墨。惟較之蟹爪黃楊妃面紫。金錠各種花小耳。吾鄉惠素臣先生善畫墨菊。少時曾蒙持贈扇一柄。畫并題。有云。淡墨畫成三兩朵。菊如此墨猶香。今見墨菊始信其題菊之有由來也。

適韓士金光漢求書箑扇。因咏之曰。放而彌也卷而藏。半面風光半面涼。不是多情偏愛汝。惟君知我熱心腸。旋許文淵求書團扇。又咏之曰。寒氣襲人秋在手。清風撲我月當頭。問君團體何時結。好繪東西兩半球。

六六帥塘北距聖水渠十九里。夏日水淺泥深。行人患之。每繞越而過。恐陷泥中耳。塘卅餘處。產水鳥。鱧魚。韓人云。塘中秋日水鳥頗多。每用野貓擊之。按野貓以鐵爲之。鳥落其上。即能擊斃。此次余過高麗嶺見之。

分水嶺北距七星湖四里餘。前有中韓十字界碑。立於嶺中。

土人云。界碑形式與葡萄山下之碑無異。較礮石高尺餘。後被韓人私毀。改修天王

堂。聖人廟。暗記當日立界碑之地點云。

大高嶺。西南距寶泰洞廿六里。

按嶺上有一艸道。松樹頗多。余過此時。值大霧。忽聞豕聲。衆不敢前。隊兵蘇得勝回顧告余曰。前有野豬當路。舉鎗擊之若何。余曰。善。連發三鎗。一無所獲。但聞木葉蕭蕭而已。後聞獵者云。東山外孤豬羣。最易傷人。獵者遇即避之。若野豬成羣。即不妨擊矣。

二道白河。即乘槎河下游。松花江正源也。兩岸陡深六七丈。水自澗中流。聲聞十餘里。下流爲二道江。產蛤珠。

相傳古有五蛟出天池。跳躍長白山上。留有五道坡口。旋四蛟入池不見。惟一蛟從乘槎河豁山劈嶺。向東北狂奔而去。池水隨流。波浪滔天。汨汨直下無阻。故至今河岸深險異常。與他水不同。

按吳本訥查看白山。至納陰地方。即指此處而言。蓋昔之訥殷部。今尙留其名於二

道三道白河之間故也。

按日人名爲大納陰河。小納陰河。大納陰係指二道白河而言。小納陰係指三道白河而言。

三道白河源出汨石坡。左右共四岔。無水處甚多。惟北源一岔。水勢頗暢。儼若飛泉挂壁。東北流五十里。入二道松花江。

頭道白河源出長白山北麓。與松香河成交尾形。下流入二道松花江。

黑石溝一名黑石河。源出清風嶺。西北距穆石百餘步。河身微細。多黑石。有水之處甚渺。南岸上游壘有石堆若干。下游積有土堆若干。溝長四十六里。至黃花松甸。即平衍無蹤。

按康熙十三年。派覺羅吳木訥。查看白山至訥陰。將赴山前。患窮岩絕壑。林密雪深。不得進。踏勘旬日。始循黑石溝而上。直抵白山之陽。因於溝南岸上游產石之處。壘石。下游石少之處積土。以誌登山之路。故至今石土之堆。遺址宛然。查吳木訥白

山日記有云。壘石。聊記登山。路留得桃源好。再尋。即指石堆而言也。韓人誤爲中韓國界。華人疑爲封禁山林。均屬無稽之談。則大謬矣。

四道白河。源出老嶺西麓。下流入娘娘庫河。

五道白河。源出老嶺西麓。西南距四道白河卅餘里。下流爲娘娘庫河。

大荒溝。源出老嶺之黑山。東距紅旗河源十餘里。下流入娘娘庫河。

士人云。前有放山人周正。同甲乙在大荒溝。獲葎甚夥。甲乙謀害周。至溝口。甲將周推入溝中。意其必死。遂將周所得者。儘數分勞而逃。周落水無傷。惟四圍岸陡。不能上。自念擇友不慎。受此奇禍。身葬魚腹。勢所不免。匍匐至水邊。見白石參差錯落。有巨葎生於上。探數椽。大者盈把。但饑餓難忍。無計可施。忽見一蛇長丈餘。口銜青草。吞而復吐。心疑此草。或可療饑。竊赴生草處。嘗之腹果。居月餘。習以爲常。遂與蛇熟。每日蛇低首。周即跨其身上。如是者數日。蛇漸長。一日周伏蛇項。撩鬚把玩。倏而霹靂一聲。騰飛萬仞。周方駭絕。而身已飛落岸上。醒歸語人。衆以爲蜃龍。攜回之。獲售。

數千金。每以未持青草爲憾。或云青草即芟草。亦未可知。後聞甲又害乙。自往漾江。途遇盜殺之人。皆謂不義之報。

娘娘庫河。西北下流百餘里。會入二道白河。

相傳娘娘庫地方。爲女真國故址。至今耕者。往往拾有刀環箭頭等物。然亦不多見。土人云。荒溝多石漬。石上風霜雨露不得侵。年久石潤如滴。取之專治目疾。

又云。老把頭最靈。溝中多木。不分晝夜。樹自腰中。每自折。放山者。時聞有聲。丁丁如伐木音。俗名老把頭砍木。按老把頭名稱。放山打牲。伐木。各有把頭。以其爲首領。故也。東山一帶。奉爲神明。立祠與山川神並祀。或稱爲王姓名稿者。或稱爲柳姓名古者。皆不可考。然窺其祀之意。亦係幹山籬落者之不忘本耳。土人入山必焚香。禱以乞福。迷信過甚。亦如大江以南之祀五通。長城以外之祀狐仙。同愚哉。

古洞河。東南距娘娘庫地方百五十里。源出牡丹嶺。五道陽岔。下流入富兒河。

相傳古洞係紀仙遁迹之處。洞口產石耳。食之味勝桂耳。

葫蘆繫。在古洞河東南。下流入古洞河。

露水河。源出平安嶺。入二道松花江。

富兒河。源出富兒嶺。西南流入二道松花江。

相傳天命朝。四旗兵隊。月夜渡河。見水中火光。點點密如星布。衆疑爲怪。趨而過。及岸。回視。光明如故。急歸營所。有白旗一兵。名富爾汗者。告本旗牛彖曰。此河產珠。今夜光必珠光也。何妨入河取之。牛彖率本隊返入河中。按火光探探。果得蛤蚌。視之皆珠。盡力索取。所獲無算。大者如鵠卵。及曉不見。後以珠易銀。充作兵餉。知者以爲蛤珠獻采。實有天助。

鏡兒溝。入富兒河。

相傳明季有木把得一古鏡。似秦漢物。鈕如龍形。背上有篆文。剝落不能辨。而紅綠斑爛有異光。面上能分晝夜。晝潤夜乾。背上能認月之盈虧。月盈則全潤。至晦日則全乾。藏爲珍寶。後一道人自稱由長白山來。索鏡一觀。並云歷代鼎革。窺鏡即知。不

僅能知日月也。木把終始不獻。道人盛怒而行。木把啓櫝把玩。鏡忽失。疑爲道人竊去。追至富兒河。則見道人入河不出云。

北石人溝入富兒河。

土人云。溝內石立如人。每至三月。夜間溝內嘯聲宏亮。聞者皆驚。趨視之。宛然白石。一無所聞。返里餘。又聞其聲如前。人皆名爲石人嘯。如連嘯數夜。即卜豐年。傳以石言爲不祥。今以石嘯卜豐年。異哉。

柳河。共有五道。均入二道松花江。

錦江。土名緊江。因水流過急故也。有三源。均出長白山之伏龍岡西。西南流北受碎石溝水。又西流南受熊虎溝水。折而西北。有湯泉溝。清水渠。二水自東來注。又西北梯子河水自東來會。又西流樺皮河合數水自東南來會。又西北有漫江南自長茂艸頂。西北流百六十里。來合于兩江口。下流始名爲頭道松花江。自江源至兩江口。長約百七十餘里。

按江中多石。水流過急。聲聞十餘里外。白山紀咏有云。大江。西。去。波。濤。湧。水。打。石。頭。
不。住。聲。夜。過。錦。江。又。云。煙。圍。嶺。頂。如。華。蓋。月。印。江。心。疑。釣。鉤。
乾溝。即。碎。石。溝。在。錦。江。西。南。岔。前。

土人云。此溝入錦江。兩岸多雙心木。不易砍。蓋木本雙心。其堅自與他樹不同。又云。
雙心木。每以斧砍之。則血流不止。殊屬不解。

又云。數年前韓人在乾溝口砍樹。遇一樹大數圍。以斧砍之。血出。聲如牛鳴。疑之。歸
與衆謀。衆各持斧鑿往。復砍。血暴流如泉。衆不顧。仍砍之。樹自倒。視之。樹心半枯。中
有巨蛇無數。猶蠕蠕而動。舉火焚之。經三年而火猶未息。按此木因蛇流血。理猶近
之。彼雙心木無蛇而血出。則愈出愈奇矣。

熊虎溝。西距淺水汀十二里。源出龍岡北。下流十六里入錦江。

土人云。此溝係熊虎相鬥之處。每見鬥時。數日不分勝負。虎餓他往索食。飽返復鬥。
熊則不知也。鬥方酣。虎去。熊即就近拔樹。恐樹碍鬥。終日不息。虎至再鬥。無暇時。數

日後熊疲敗。被虎噬者十之九。溝內鬥場數處。故名之。

余至此。猝遇三乳虎。放鎗嚇之。一伏入溝底不得進。得其二。一雄一雌。咆哮之態。雖小亦有威勢。日餉羊肉三斤。帶送奉天公署。轉送京都萬牲園。攷之虎一生一胎。生一子。曰虎。二子。一虎一豹。三子。二虎一彪。按彪似虎非虎。勇猛異常。此三子其中必有一彪。未悉孰是。語云。入虎穴。得虎子。信然。

按虎生七個月後。目能遠視。人不敢近。大者爲頭牌。次爲二牌。又次爲三牌。餘爲乳虎。三年後即爲三牌。虎夜間眼光如明星。閃爍照人。骨有香臭之分。三伏內爲臭骨。冬臘月爲香骨。作膠浸酒食之膏專貼患處治虛勞。前脛爲最佳。肝能貼無名腫毒。肚作膏尤妙。鬚作剔牙杖。不傷牙。惟頭骨切不可食。誤食之即中搖頭瘋。

按虎。土人名爲山神。獵者名爲軟蹄子。大爪子。柔毛子等名。

按虎善食狗肉。每食一次。即臥數日夜不能起。如人飲醉相似。如食猪肉。腿即酸軟。牛羊肉皆可。野獸肉尤妙。惟不宜五穀。查百獸之肉。氣味不同。而虎獨於食狗則醉。

食猪則癩。殊屬令人莫解。

湯泉溝源出白山西南派子。至鐵崖出數泉。水熱如湯。波起如珠。俗名珍珠泉。旁又有一泉。水温煖可以洗目。溝旁產煤炸及硫黃。

余借許劉諸君浴。平泉者兩次。深山大澤之中。幸得煖泉。可資沐浴。而神清氣爽。爲之一快。白山紀咏有云。湯泉浴罷無多事。撿點行裝好入山。又云。底是深山多勝蹟。煖泉波起似珠圓。因露宿泉上。結松棚。支布帳。休息三日。又云。松棚燈下酒布帳。夜深。深基。

鐵崖在湯泉溝上。

余率兵隊尋江源過此。見圓虹出現。衆皆驚訝。或以爲地勢最高。得窺虹之全象。亦未可知。白山紀咏有云。鐵崖偶見圓虹現。疑是蟾娥墜翠環。

清水渠源出白山西南麓。下流入錦江。

梯子河源出梯雲峰西。上游兩岔斜挂峰腰。直同瀑布。下流六十里。至二里半地方。南

窩棚弔水湖。入錦江。

樺皮河。源出白山西麓萬松嶺南。西流七十五里至大河口入錦江。

馬尾河。在樺皮河南。下流三十里入樺皮河。

兔尾河。在樺皮河北。下流三十里入錦江。

黑河。源出萬松嶺。下流三十五里入松花頭道江。

板石河。源出萬松嶺。在黑河西北。下流四十里入松花頭道江。

漫江。一名縵江。源出龍岡之長茂艸頂。合數小水西北流百六十餘里。至孤頂子山後。

會于錦江。

竹木里。北距漫江營四十餘里。有韓民四戶。

漫江營。在漫江下游。西北距東岡八十餘里。有韓民卅餘戶。

按江邊多膏腴之田。韓民亦皆富饒。余至此。食油麥江魚。均係親手烹調。味頗厚。因購糧東上。住三日。時值天晴。江水有聲。雲山入畫。樵夫牧童。往來不絕。哢者荷笠於

田間女子澣衣於江上。村內鷄鳴犬吠。相雜于書聲機聲中。周圍數百里外。毫無人煙。忽于深山大澤。獨開生面。別有天儼然。龍岡後一小桃源也。白山紀咏有云。江千多少天然趣。訝者漁翁。嘯者樵。又云。走過大荒三百里。居然此處有桃源。又云。偶遇牧童騎牛過。漢書斜挂角頭前。見韓童騎牛手執一書。索觀之。漢書也。書中多減筆字。不易辨詢之。許姓十五歲。由書房回家。宿此。

江上夜半聞鹿鳴。又云。門對大江西。山高月影低。蒼茫雲樹裏。逖聽鹿呼聲。
老旱河。在白山北偏西麓。順平安嶺西岸。陡關一澗。有石無水。深約十餘丈。闊十餘丈。長約五十里。人迹罕到。下游出水爲松香河。

相傳山中魑魅魍魎。多聚於此。十數年前。吉林宋十八。採香至河。遙見左岸有二童嬉戲。以手招宋。知爲怪。置不顧。忽聞一童哭。一童罵。宋怒以石擊之。傷一童頭。顛踣。一童狂奔而逃。少時見一巨人。醜魑獍獠來。宋趨避之。巨人追六里餘。將宋捉獲。手撮宋髮。步轉如風。山林溝渠。跳躍而過。行約百里。天已暮。至一城闕。火光明亮。若路燈然。車馬出入。轂擊背摩。歷歷在目。巨人毫無顧忌。帶宋直奔宮殿前。擊鼓鳴冤。旋

堂上一呼。聲如霹靂。殿旁人役擁出。列兩楹下。約半鐘許。忽一人出。至殿前。高聲喊。大王升殿。豫審王公。同升殿聽審者兩邊。列坐殿旁。人役肅然。未幾令巨人同宋至。殿下立。巨人訴宋石殿童腦。宋力辯其誣。大王飭役將童帶驗。霎時一人負童至。大王起驗。豫審王公。同起驗畢。大王喝宋跪。杖八十。禁獄中。宋入獄。見獄內人犯百餘人。各有手藝。房屋淨潔。食品亦豐。不類人世。居數月。一日獄官點驗人犯。語禁卒曰。明日小王子完婚。爾等親帶各犯赴悅安宮領賞。次日禁卒用紅繩繫各犯前往。宋尾於後。無何抵後宮。按罪之輕重。計人受物。或以珠。或以貝。或以皮帽。或以金錢。各犯領謝畢。諭令回獄。至半途。宋思逃。暗中將繩咬斷。遁匿大樹上。約鐘餘。城關內外。人喧鼎沸。燈火光明如晝。大搜過夜半。未獲。聲始寂。宋始自樹而下。越城垣。數重逃。出急行里餘。天曉猶恐尾追。回顧一無所見。身在萬花塔中。返語人。均以爲異。視之。金錢猶在。計日已六。閱月矣。後聞宋平素虐待兄子。人皆謂不慈之報云。

按長白山前後。地多沙土。俗呼爲鐵板沙。不宜樹穀。旱河亦多。而以老旱河爲最深。

松香河、源出老旱河西北流二百餘里。至雙甸子地方入頭道松花江。

土人云、數年前吉林將軍每年派員帶人採大字香至此。以備 供差。

按河兩岸產大字香。較他處特多。查香木本狀如矮松。高不足二尺。枝黃實紅。氣味清馥異常。諺語南檀北松。即指此香而言。焚之可以除濕氣。殺毒虫。避瘟疫。清腦筋。河中亦產蛤珠。採者有之。

余過河上。採香擲野火中。東山採獵露宿荒地皆砍木焚之一為夜間烤火可以除寒濕一為夜火照耀野獸望之不敢近前入山露宿未有不先焚火者。其香味之厚。殆過於檀云。

槽子河、源出平安嶺。下流二十五里。至烟筒壩子入松香河。

柳茂河、在槽子河東北。下流六十里入松香河。

二道松香河、在柳茂河西北。下流四十里入松香河。

三道松香河、源出平安嶺。下流五十里入松香河。

蒲苧河、源出平安嶺。有二源。故有大小蒲苧河之別。入松香河。

礮子河、有頭二道之分。下流三十里入萬里河。

萬里河、源出平安嶺。下流七十里入松香河。

湯河、源出山岔子東。有煖泉。熱如湯。故名之。東北流入頭道松花江。

鵝河、入湯河。

相傳河中有一神鵝。飛而能言。遇有大水。淹沒房屋。近河居者。前數夜。即聞鵝鳴。曰。水災。旱年曰大旱。荒年曰歲荒。豐年曰秋收。一有兵燹。曰亂。亂。亂。屢試屢驗。知者每聞鵝鳴。即靜聽之。而預為之備。可以避禍。故名為鵝河。以示不忘云。

榆樹川、北流入頭道松花江。

大清溝、南入頭道松花江。

按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伊通州稟派屈委員。至湯河界放荒。先到大清溝地方。經邱永和、陳標、勾串湯河會房炮頭、劉復盛、周材、葛江、三人招集鬍匪王老窩、把頭年最大者即呼之曰老窩黃老達、張大菓子、大毛蒜、丁木匠、等四十餘人。當將屈委員鎗斃。

並將屍身及隨同七人吉勝營兵二名均墜於頭道江中。全行斃命。聞當日湯河會房當家的幫當家的會首副會首之名稱至今稱呼仍舊儼然如酋長時代不願設官。故暗中主使。始將屈委員置之死地也。

松花江。古粟末水。即粟末部地方亦名速末水。其大源有二。南源為頭道松花江。北源為二道

松花江。周長白山左右。除隈江。太平川。木石河。玉沙河。均在東南一隅。至山之西南

麓。西麓。西北麓諸水。均入頭道江。山之東麓。東北麓。北麓諸水。均入二道江。詳前兩江

所隔。曰平安嶺。東南西北幹脈長約三百六十里猶之鴨綠與圖們隔一南岡。頭道松花與鴨綠隔

一龍岡。二道松花與圖們隔一老嶺耳。老嶺龍崗南崗為長白山脈之三大崗較之平安嶺長數倍北源水出天

池。曰乘槎河。北流下山二十里至礦泉。始名為二道白河。下流百餘里。有娘娘庫河

自東來合。即名為二道江。實松花江之正源也。二道江一名吉林烏喇又名混同江水道提綱以二道白河名為阿母八

兔里庫。○娘娘庫河上游為五道白河源出大頂子山。北流數十里。有大荒溝。自東南

合東來之。油松溝。小兒溝。二道磬水。河頭道磬水。河東北岔。五小水入焉。又西流有三

道溝。二道溝。頭道溝。三小水自東來注。又西有四道白河。自南來注。又西有大兩源。既

沙河。楊樹條子溝。自北來注。又西有三道白河。自南來會。又西會入二道江。

合西南流北有青溝子入焉。折而西北。有富兒河合諸水自北來會。富兒河源出富
 二道河子入焉。東有大甸子溝入焉。又東南流西有狼叉河入焉。東有銀魚河入焉。又
 東流南有東黃泥河入焉。北有陽岔溝入焉。又東有楊樹河子自南來注。又東有柳樹
 河子自北來注。又東南流南有小夾皮溝烏米河馬圈溝三小水入焉。東北有大有大蒲
 河小蒲茶河西清溝三小水入焉。又東南流有古洞河自東北來合。古洞河源出牡
 丹嶺西北流。東有五道湯。小荒溝。大荒溝。汗葱溝。入焉。又西北流有大王。褶子。溝。珠
 子營。小柳樹河。小銀魚河。橫榛河。諸水入焉。西南有車廠子溝。入焉。又西南流。東有榴
 樹河。大轆紅。諸小水入焉。又西流。北有東溝。溝子入焉。又南流。與富兒河合。雨水既合
 南流。西有四岔子入焉。東有大沙河。合黃泥河子入焉。又南有石人溝。自西來注。又南
 至。上。兩。江。口。又西流。南有頭道白河入焉。又西有汗窩溝。自北來注。又西有荒溝。自
 北來注。又西北有露水河。自南來注。又西有硝水河。自南來注。又西北有浪柴河。自
 北來注。又西有闊溝。自南來注。嶺山溝。自北來注。又西金銀壁河。自西北來注。折而
 西南。有二道溝。自西北來注。又西南有五道褶子河。自南來注。五道柳河。自北來注。
 又西有四道柳河。自北來注。四道褶子河。自南來注。又西有三道柳河。自北來注。四
 道褶子河。自南來注。又西有三道褶子河。自東南來注。又西有二道褶子河。自南來
 注。又西有二道柳河。自北來注。又西有頭道褶子河。自南來注。又西有頭道柳河。合

西大溝。倒水嘴溝。二小水自北來注。又西有小夾皮溝自北來注。又西有二道溝合黃泥河子自東南來注。至下兩江口。有頭道江自南來合。

南源曰錦江。東與暖江成交尾形。共三岔。西南流有碎石溝自東來注。折而西流。有

湯泉溝合清水渠自東北來注。又西流有梯子河自東來注。又西北有熊虎溝自南

來注。又西北有犍皮河合馬尾河自東北來注。又西有兔尾河自北來注。又西北有

漫江自南來合。漫江源出長茂草頂北流數十里有小黑河自西南來注。又西北有

勢漸暢。即名為頭道江。西流有黃泥河自南來注。黃泥河源出頭道山又西南有塔河自西南

來注。折而北流。西南有石頭河入焉。又東北流。東有板石河城廠河均入焉。折而西

北。有湯河合諸小水自西南來會。湯河源出山岔子東麓有二源東為寶馬川西為

溝馬鹿溝均自東來注。順牛心頂子西北下流。又有溝溝子城廠溝水洞溝。蚊子

西有黑松河東有海清溝來注。又北入頭道江。又西流有大夾皮溝小夾皮溝均自

南來注。又北流有松香河自東南合諸水至雙甸子地方來會。松香河水道提綱誤

出老旱河西偏北流有槽子河城廠河柳茂河二道河子三道河子大蒲芥河小蒲芥

河均自東來注。西有頭道河子入焉。又西流有萬里河合頭道槽子河二道槽子河

合又西南流。會於頭道江。又西流。南有棒錘溝入焉。北有半截溝入焉。又西北流。南有榆樹川、縮
 脖溝、大珠寶溝、二道花園河、一名雅哈河入焉。北有上雙溝、下雙溝、白草溝、三小水入焉。
 折而北流。有頭道花園河合小牛溝、大牛溝、數小水。自西南來會。頭道花園河一名羅庫河源出龍岡
之山岔子其南即渾江源也。又北有海青溝自西來注。又北有那爾轟河合二水自西來會。又北
 有泥他哈河自西來注。又北而二道江自東來合。兩大源既合。水勢浩蕩。即名松花
 江。古名松嶺里鳥喇。北流受東南之三母石河。折西北流。有吉林哈達所發之三通河。會吉
 子嶺所發之柳河。以及山岔子西麓所發之蛟河、蝦蟆河諸水。自西來會。水量愈加。
 又北有穆禽河自東南來。泥石哈河自西來。並注之。又北有裴河自東來入焉。又西
 北有扯法河合數小水。西南流來會。又西北有馬煙河自馬煙嶺合數水。東北流來
 會。又西北百二十里。至吉林省城。江水汪洋。舟楫齎集。俗稱船廠。同治四年。祕魯國
 之汽船。曾由黑龍江來泊於此。又北有溫得很河自西南來會。折東北經吉林城東
 而北。又折西北下流。有漢河自東來會。又北水分二派。一東北流。東受折松厄河。又

東北有書蘭河自東合兩水來會。折西經喀哈城南。一西北流。有鷄河自西南合三
水來會。折東北流與東一派復合於喀哈城之南。又西北有查欣哈河自西南合二
水來注之。又西北有喀哈村河自東來注。稍北有其他河自西南來注。又西北出柳
條邊之巴煙鄂洛邊門之西。又西北有拖兒泥河自東南來注。又西北折而西南。有
穆書河合南呼蘭哈達水。北流來注。又西稍北有義屯河南自柳邊義屯門合數水
來注。又西北經伯都訥城南。水中有巨洲。又西北百餘里。折而北稍東北流而嫩泥
江自北來會。水勢浩蕩。折而東流。中有長洲。經阿穆達爾察伯齊里烏都爾圖巴里
西巴爾臺塔爾渾托輝各地方之南。又東經哈爾濱之北。又東北受木林河之水。南
受馬顏河之水。又東北有瑚爾哈河。自寧古塔合諸水北流來會。而巴藍河亦自西
北合四小水東流來會。水口如十字形。又北流有吞吟羅河。即吞自西北合十小水
東南流七百餘里來注之。又東北有鄂哈河及困達母河自南來注。又東折而北。有
烏爾河自西北來注。又東北有烏吞河合二水自西北來注之。又東有巨洲數十里。

又東南有杜兒河自北來入。又東有阿母巴河自南來注。又東沙洲極多。又北分二派。一正北流。一東北流。百餘里與西北來之黑龍江合於查匪嚙山之北。計江水纒長三千七百餘里。

按日本滿洲圖志云。松花江一名混同江。滿語爲松嘎里烏喇。有數源。皆發長白山之北支。鴨綠江之北。有大小圖拉庫河。合而北流。又與和通集河會而西北流。爲其東源。其南源名額赫諾因河。與東源僅隔一岡。合三音諾因河而北流。與東源合。始爲松花江。今尋松花之源。履勘殆遍。詳查地勢。證以土語。始覺稍有把握。彼所謂松花一名混同者。詢之土人。是二道江之古名。彼所謂有數源皆發長白之北支者。殊屬不合。蓋錦江三岔。與慶江東西隔一龍岡。源出長白之西南。何嘗發於長白北支也。彼所謂大小圖拉庫河。及和通集河者。現在並無此名。未悉係指何水而言。彼所謂南源額赫諾因河。與東源僅隔一岡。合三音諾因河而北流。會於東源。始爲松花江者。是以額赫諾因河爲今之松香河。以三音諾因河爲今之錦江也。如以三音諾

因河爲錦江。其所謂數源皆發長白北支一語。則自相矛盾矣。攷之士人云。納殷部在二道白河三道白河之間。故有大小納陰河之名。日人名爲大小圖拉庫河。亦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也。就現時地勢攷之。有以娘娘庫爲古女真國者。有以娘娘庫爲古納殷部者。該處尙有古塚遺跡。其爲女真。蓋無可攷。其爲納殷。似乎近之。日人足迹未經。訪查未確。據風影之談。而即率爾操觚。強作解人。其不爲知者笑也。鮮矣。按松花江合於嫩泥江。向東流。漸轉而東北。合於黑龍江。江流之方向。依然東北。且水量不讓於黑龍江。故不可不以松花江爲本流。蓋黑龍江水流方向。東而稍南。自與松花江合。則隨之而東北流故也。以黑龍江來入松花江。未爲不可。英人維廉孫氏。亦有此說。白山記詠有云。松花江上乘槎客。尋到天池信有源。按松花江兩岸多黃花松。又兼松花落於江干。到處皆是。其順而下者。浮於水面。片片如花。故名爲松花江。按鴨綠圖們松花三江論之。松花發於長白。水出天池。較之鴨圖兩江。源遠流長。寔

爲三江之冠。

按江邊木把。多係華人。每年放牒。直達吉林省城哈爾濱洮南府等處。計其數目較之鴨綠江。約占三分之一。

大旱河。出三奇峰之南麓。壑底無水。多沙石。順長白山根而西南。六里餘。至雲門。又有

一壑。插入。直奔而南。至南阜約三十里。始出水。名爲暖江。

土人云。前有武礮。蓬萊人。在暖江源結一樺皮小廈。經年餘。一日縱獵南阜。忽見旱河水勢浩大。波浪滔天。心疑之。遵岸而上。行九里餘。聞水中鼓聲聒耳。鬩鬩驚人。狂奔而返。約六里。水忽不見。惟河底一蛤。大如箕。不敢前。用鎗擊之。蛤不動。入河取之。負而歸。得一明珠。長可徑寸。繫腰中。塵不能近身。携過煙台。遇勞山一道人。以千金購之。武礮得金。回籍不返。至今本廈遺址猶存。

又云。韓人李某。長派人也。忘其名。夏日患目。携其二子之湯泉洗目。湯泉有一洗眼泉。洗之疾能愈。

過臙脂山失路。入大旱河。次子渴。無泉可飲。遙見河中露有水痕。往吸之。水斜長尺。

餘如仰月形。深不滿二寸。中有一白石。浮於水心。知爲海浮石。亦不之怪。伏飲畢。見石圓如楸。發寶光。手取之。體甚輕。堅潔可愛。獻其父。命什襲背夾中。抵泉洗目。數日歸。至家。李取石視之。見石上金縷纏腰。中有一隙。問不容髮。兩手撥之。石礮而礮。藕絲連貫。置之案上。兩石自動。半鐘許。磬合無痕。屢試屢驗。藏爲祕寶。不肯令人見。因命名爲雄雌石。

陵江。源出大旱河。其發源處。東有太平川一水。南流十餘里。自東來注。又南東有白水渠。銀川溝二水入焉。西有桃葉津。柳陰溪二小水入焉。又南與葡萄河合流。即名鵬綠。產鮪魚。細鱗。

余夏日至此。見臭李子杆。滿樹皆花。宛如春日。白山記詠有云。想是天公有花癖。晚花只爲此山栽。

太平川。出南阜東南隅。西距陵江四里餘。下流十二里入於陵江。產鱒魚。

聖水渠。源出南岡。北距七星湖五里。在聖人廟前。西南流五十里入劍川江。

土人云、渠水清滌異常。較七星湖水。每斤輕二兩餘。

按渠北有板廟兩座。東為天王府。西為聖人廟。相傳前有界碑。後被韓人所毀。因修

廟焉。余借測繪員王獻芝露宿廟旁。詠之曰。孔子廟修於渠上。野人願近聖人居。

柳陰溪、北距桃葉津九里。產金。

土人云、溝內多飛木。木把伐木時。未及砍倒。而木自飛。每至二三十丈外。往往傷人

不少。故名飛木。

劍川江、一名袍脫河。源出南葡萄山西南麓。詳葡萄山西南流百七十里。與陵江合流處。即

為鴨綠江。

世傳唐薛仁貴平高麗歸。渡河。軍士各脫戰袍。洗於河上。至今寶秦洞西河崖。猶稱

為洗袍處。

鴨綠江、古馬訾水也。為中韓界江。上游自陵江與劍川江匯流處。始命名焉。遼時鴨綠

部。設於江右。江水西南流。右經長白臨江輯安寬甸安東各府縣界。左經韓之咸鏡

南道平安北道之厚昌慈城渭源楚山昌城朔州義州各地方。入於海。長約千三百里。產魚種類甚多。

相傳北距長白山百九十里。有鴨綠部故址。千數年前。獵者每拾有殘磚碎瓦。借以築室。今亦不多見。

土人云。每年六七月間。大雨時行。江水暴漲。夜半往往見滿江火燭。紅燄觸天。聲如萬千木解。順流而下。俗稱爲渤海龍宮探木。

按江魚極多。味美厚。韓人每用炸彈置江水深處。魚吞之。即響。聲如洪雷。魚皆昏迷。自浮水面。每一擊多則千餘斤。少則百餘斤。四五十斤不等。查彈形同鷄卵。銅泡炸藥隱於內。外用蜂蜜白麵芝蔴。合成爲丸。能擊江魚。亦能擊山獸。

按江兩岸多松。中日韓三國木把。每年順流放簾。直抵大東溝海口。約有四千餘簾。將木用樹皮繩從兩頭貫穿。練如舟形。不至散亂。即名爲簾。簾上有結樹皮舍者。飲食宿臥皆在其中。如船倉同。現在日人練成小簾。一二人即能轉放。較之大簾。尤稱便捷云。

按江有上江中江下江之目。上游南流。右受二十四道溝。至二十二道溝。三小水入焉。左受蓋膝溝。通天溝等小水入焉。折而西流。右受二十一道溝。至十六道溝。左受虛川江等水入焉。又折而西北。長津江自南來會。江水廣狹相等。土人名為黑河。又有竹下洞川。浦竹田各地三小水入之。右受團頭山。即費德里山。等所發十五道溝。及頭道溝之水。折而西南。經貓耳山。即猫兒山。臨江縣在山之東南。之東南。右受趵突泉。栗子溝。六道溝。十一道溝。大荒溝。太平溝。湯子溝。涼水泉。諸小水。左受下無路。乾者源。慈城。蔡封洞。虛仁。浦。渭。原。楚山各處之水。又南西北有渾江。自右岸來會。即佟佳江。水勢稍加。由此南流。又屈曲西南流。左受別河。碧。瀟。昌。城。溯。州。之。水。右受架板溝。液子溝。大小黃溝。三叉子。長甸。河。安。平。河。諸水。南過虎山。有驤河來會於右岸之老龍頭。東分爲二派。經九連城之東。義州之西。江底泥土與水色。恍若鴨綠。下流六海里。至安東縣。水流復合。爲江心之一洲嶼。約有五千四百餘尺。由此而西南流。於三道藍陀之南。澱于嶺岡。再轉東南。爲一灣曲。該處江身頗大。約有二海里餘灣。曲內即三道藍陀。檣帆林立。可觀。東來彭梁里一水入焉。復折而南流。至大東溝之

東約二海里。至斗流浦西入于海。

按日人調記云。江有二源。一建川溝。一佟佳江。韓人亦云。江有二源。一劍川江。一愛濤。查愛濤即暖江。劍川江即建川溝。日人以暖江爲佟佳江。則謬甚。蓋佟佳江即佟

家江。因江邊有佟姓居者名之。在鴨綠之西北。相隔窈遠。詳水道提綱。今之名爲溇江。即佟佳江也。

查韓國新地圖所註。鴨綠上游。右岸自頭道溝。至十三道溝。以及寺洞地方。左岸至

惠山鎮。即協山城。以上均未註明。中日合辦參林草約所載。江之右岸。自頭道溝至二十

四道溝。由此而上至兩江口。西爲暖江。東爲劍川江。寔鴨綠江之兩大源。而到者寥

寥也。

余此次尋鴨綠江源。係由上而下。分作三起。第一起帶兵一僕一引路人。自白山

三奇峰下大旱河。至南阜出水之暖江。約二十八里。越數日。率測繪員劉韻琴。隊長

謝鴻恩等。自暖江源下至兩江口。與葡萄酒合流處。約百三十里。均屬步履。陵谷崎嶇。並無

鳥道。實爲人力所難通。此第二起也。又數日。順江而下。過二十四道溝。以及十九道

溝約百八十里。此第三起也。宿兩江口。白山記詠有云。二水居然合而一。鴨江汨汨向南流。又云。二十四溝。明月夜。江邊露宿不知愁。

大浪河。源出南岡。西南與聖水渠成犄角形。共三泉。水勢浩大。實圖們止源也。東北下流六十里。與紅丹河合流處。始爲圖們江。

石逸河。源出南岡。東北距大浪河十餘里。下流三十里。入大浪河。

紅土溝。在布庫里山南。源出老嶺。東南流十餘里。與弱流河會入大浪河。

按溝北岸有一官道。或云瓊春副都統。當日砍木修造。至今猶有遺蹟。

弱流河。在布庫里山東。源出老嶺。南流二十五里。入大浪河。

紅丹河。源出北葡萄酒山。水流浩瀚。東北流六十里。與大浪河匯流。

小七道溝。南入大浪河。

伴仙溝。水出老嶺前之小岡。西距弱流河十餘里。入大浪河。

糾雲水。源出北葡萄酒山北偏西。水極微細。入大浪河。

大馬鹿溝，東南流入圖們江。

東石人溝，南入圖們江。

土人云，每至大雪時，常見老幼男女，往來溝中，如圍獵狀。見者登高一呼，溝內應聲如雷。雲時石人各就其位，如邀衆往觀，則百不一見。

紅旗河，一名紅溪河。源出黑山嶺，與荒溝成交尾形。東南入圖們江。相傳宋岳忠武北征至此。

按河口西距布庫里山百餘里。現擬設安圖縣治，實爲防邊陲，守國界，保護根本重地之要政。

按此處設治，圖們江流域，可保安全。況國界攸關，尤不得不極力整頓，以防日人之暗侵。越江，韓民之越壑，來壑。

按此次所勘奉吉界綫，均屬以水爲界。雙甸設治，在長白山西北。控松花江上游。紅旗河口設治，在長白山東。控圖們江上游。猶之塔甸設長白府治，在長白山西南。控

鴨綠江上游也。窺其形勢，宛如長白山之鼎足。誠以鴨江設治，爲森林之交涉。圖江設治，爲國界之關係。松江設治，爲消鬻匪之逃藪。除會房之積弊。三處地點，均關重要。缺一即非完全之策。若此等地方，較之濛江、樺甸兩處設治，所關之重，奚止倍蓰。又安可等閒視之。致日韓人無中生有，垂涎蠶食。再出開島之第二問題。

按塔甸新設長白府治，係光緒三十四年張鳴岐、李石臣兩太守奉委親臨勘訂。雙甸擬設撫松縣治，紅旗河擬設安圖縣治，係余與許味三參軍會同吉林委員劉作三大令奉委親臨勘訂。

石泰河，即西豆水，源出茂山，東北流二百六十里，下與紅旗河斜對，入圖們江，名爲三江口。

海蘭河，源出黑山頂，東南入圖們江。

按滿洲源流攷云：金設海蘭路，西北至上京千八百里，東南至高麗界五百里。元設海蘭府，明設海蘭衛，均在海蘭河左右，其爲一處與否，未得其詳。

圖們江。即土門色禽。色禽者即江源之義為中韓及沿海州之界江。上游正源為大浪河。東與紅

丹河會流處。始名圖們。東北流經二所三所長派各地方。左有三水來注。又東至三

江口。西北有紅旗河入焉。西南有西豆水來會。即韓之豆滿江曲折北流。納西岸數小水。經

茂山府西北。下流六十海里。受南來三小水注焉。會寧。鐘城。皆濱於南岸。大拉子。黑

嶺之居其北。東流至韓之穩城。折而東南流。成半圓形。至琿春城南。有琿春河入焉。又東經

漸大。南岸為韓之穩城。折而東南流。成半圓形。至琿春城南。有琿春河入焉。又東經

韓界慶興府東北之西水羅地方。入於海。

相傳遼時圖們部。設於西豆水入圖們江之河口。哱者每拾有箭頭古鏡等物。有云

圖們部在紅旗河入圖們江之河口者。未悉孰是。姑誌之以待攷。

按土門圖們。字異而音同。其為轉音無疑。東流與紅旗西豆兩水合。名曰三江口。蓋

韓之名為西豆水。即昔之豆滿江。中之名為紅旗河。即昔之小圖們江也。三江會流。

故名為三江口。韓以大圖們因有土如門而名。是小圖們亦必因有土如門而後名。

之有是理乎。蓋大圖們正源曰大浪河。猶之濟之源曰沅。漢之源曰漾。其理一也。

按遼宋時代。朝鮮僅有今之咸鏡道以南地方。至元時始予以圖們江南六鎮之地。明季仍舊。我朝龍興東土。首收服長白東海渥集等部落。崇德二年。我師伐韓。一敗之于望京。再敗之于江華島。韓王舉國內附。奉正朔。定歲貢。故其土地版章。仍守前代舊封。未敢越雷池一步。

按中國 欽定皇朝通典。文獻通攷。均載明吉林朝鮮以圖們江爲界。又 欽

定會典圖說。載有大圖們江出白山東麓。二水合而東流。小圖們江出其北。二小水合而東南流注之。余此次踏勘。紅土溝弱流河二小水合而南流。并非東流。惟大浪河與石逸河。二水合而東流。由是而知大浪河實爲大圖們之正源。

按吉林通志。載有自三江口至小白山之界碑。凡十。標曰華夏金湯固。河山帶礪長。名爲十字界碑。記其距離里數。均甚詳明。是十字界碑。與穆總管所立之石。毫無干涉。

按該處華韓獵戶。俱云三十年前。葡萄酒山下有一界碑。聖水渠前有一界碑。均被韓人所毀。後即不見。查兩處之碑。其爲十字界碑。無疑。

按日人守田利遠所著之滿洲地誌。有云。康熙五十一年。烏喇總管穆克登。立有華夏金湯固。河山帶礪。長之界碑。是當日劃明茂山惠山之界。已爲中外所周知。否則日人方助韓人混界之不暇。而安肯指明爲十字界碑也。執此而問界碑存亡。韓人知之。日人亦無不知之。

按穆總管咨文。有商議于茂山惠山相近之地。設立堅守等語。韓使朴權復文曰。職等以木柵非長久之計。或築土。或聚石。或樹柵。趁農歇始役等語。查韓之惠山鎮。治原在小白山東南。茂山府治。適居三江口東南。今日人以韓之協山城。改名惠山鎮。其居心叵測。亦可概見。況當日所立之標。或土或石或柵。應在茂山惠山之間。而今則毫無遺蹟。果何爲者。

按韓使復文。又云。定界以後。立標之時。無煩大國人監視。隨便始役。雖至二三年完。

畢亦且無妨等語。是當日韓之立標與否。未易懸揣。即或立焉。築土聚石樹柵。均出韓人之手。并無華人監視。其立于東。則東立于西。則西又鳥得爲國界之左券。

按穆石與國界毫無關係。韓人以穆石爲口實。日人又立木標于石右。字迹模糊是以穆石爲界碑也。不知彼以穆石爲憑。我以界碑爲據。參看穆石編界碑雖沒。而文字猶存。十字界碑爲第一問題。又不能不質之韓人。何者。當日立時。阻我監視故也。

按黑石溝南岸之石堆土堆。原係吳木訥登山記路所築。與分界無涉。况兩國公文。明言自分水嶺界碑處。東流數十里。忽入石縫。不見水痕。始接以土堆。繼以石堆。再以木柵。柵盡處水復現。始爲巨水。今余循溝踏勘。石堆居上。土堆居下。并無木柵。石堆以上無水。土堆終點。始有水源。接圖索理。實與當日情形不符。又安得以吳木訥所築石堆土堆。卽混爲界標也。

按康熙時查滿韓境界之舉。共有五次。十三年吳木訥查山至納陰地方。壘土石于黑石溝南岸。十七年□□等登長白山。觀關門潭。二十三年勒楚等至鴨綠江上游。

爲韓人所殺。二十九年查山等。由鴨綠江至圖們江南岸一帶地方。者此大禮部咨朝鮮國王文曰發祥之地關係甚大所差大臣查山等將冊前往詳閱而鴨綠至圖們南岸一帶俱係朝鮮驛站均行預備云云就南岸俱係朝鮮驛站一語推之則兩江北岸其爲中領無疑是中韓界線之清由來已久五十年穆克登設立十字界碑于分水嶺之中。詳盛京吉林通志及日人之滿洲地志由是觀之穆氏勒石之地自與立十字界碑之地。相距約有八十餘里迥不相同又不待智者而明矣。

按今之名爲紅土山即昔之長白山東布庫里山今之名爲元池即昔之布庫里山下布爾湖里我朝發祥之始實基于此。今韓執紅土山水爲圖們江。是有意暗侵我之根據地。晉前韓王派人到山後查勘地與欲立墓于此被董棚董士信率衆阻回二次韓人爭之。日人助之。真可謂無理取鬧之尤者。

按布庫里山下之布爾湖里爲發祥之地。其山川形勢之靈秀。中外咸知。獨于物產尤有確據。蓋所產朱果他處不生。詳前此相傳日久。又爲余所親見親嘗之物。實有把握者也。

按韓人以黑石溝與弱流河相連。此言尤爲荒謬。蓋弱流河出自老嶺。黑石溝出自清風嶺。一左一右中間隔一大岡。韓又以弱流河爲越流江。其意以爲黑石溝水越嶺而流也。不知黑石溝下游平衍無蹤。此次遇韓人數名于溝上與之辯詰韓人皆結舌不能對抑何所見而知其能越嶺而流也。蓋越與弱字音相同。猶之土門卽圖們也。夫弱流河在布爾湖里之東。如以此爲界江。是發祥之地不爲我有。當日穆克登人雖至愚亦決不敢以肇基重地拱手獻之外人。而甘爲千古不肖之臣子。至其受韓人愚弄於立標時。未經派員監視。致起二百數十年後之國際交涉。已屬失著。所幸者文字不滅。曰鴨綠。曰土門。曰分水嶺上。落落數語。確有可據。并未提及黑石溝。南岸吳木訥所築之石堆。土堆卽爲界綫。此我國際交涉上不幸中之一大幸也。

按日人守田氏云。圖們江發源於長白山南麓。分水嶺東麓。曰土門色禽。水分二源。南爲石乙水。北爲下乙水。蓋石乙卽石逸河。下乙卽大浪河。可見紅土溝非圖們江源也。

按土門之歷史。以金源爲最盛。金史世紀。景祖兵勢稍振。統門水近統門之水而居者。溫特赫部來附。又太宗本紀。天會九年。命以徒門水以西。和屯。錫馨。珊沁。三水以北。開田。給海蘭路諸穆昆。又埒克傳。埒克統門。渾蓋水合流之地。烏庫里部人也。金史列傳作駝滿。明史地理志。又作徒門。水道提綱。名爲土門色禽。

高宗欽定金史語解。作圖們。蓋統門。徒門。駝滿。土門。圖們。皆字之轉音。今韓以豆滿江。源出朝鮮界之長山嶺池。與土門爲兩江。就水綫論之。土門。豆滿。上游分而爲二。下游合而爲一。蓋西豆即豆滿。大浪即大圖們。紅旗即小圖們。三江合流。中國因昔有大小圖們之名。故呼之曰圖們江。韓人因昔有豆滿之名。故呼之曰豆滿江。猶之黑龍江。俄人稱爲阿穆爾。是指什勒喀河與額爾古納河之會流處下也。漢人稱松花江以下爲混同。滿人則稱爲薩哈連烏拉。至居黑龍江上流之鄂魯春人。及瑪涅克爾人。則呼爲什勒喀。居中流之瓦爾喀人。則呼爲滿可。費牙喀人。則呼爲摩穆者同也。是豆滿圖們。名爲二而實則一江而已。非然者。長白山南岡。發源之水。東南流千餘里。入於海者。設圖們江之

巨川其孰能當之。

按明史地理志。徒門江。經建州衛東南一千里入于海。盛京通志。長白山東流入海者爲土門江。柳邊紀略。長白山在烏喇南千三百里。中南流入海者有三。曰圖們。曰鴨綠。曰佟家。水入鴨綠詳前。是東流入海之圖們江。與東北流入松花江之鷄林土門河。迥不相混。日人圖賴間島。遂以土門子河爲圖們江。其容心狡賴。夫人而知。蓋圖們江源出南岡。土門河源出吉林哈達。東南距長白山五百餘里。其方向實相左也。夫土門河之不能與圖們江相混。猶之長白山南之小白山。不能與吉林之小白山相混。吉林之小白山。又不能與朝鮮之小白山相混。其理一也。況土門河原名鷄林土門圖們江。原名土門色禽乎。名同而實不同。中外地名。所見多有。此不待辯而易明矣。按國際公法論之。國家之版圖。其本來取得者有三。曰增殖。曰時效。曰先占。其傳來取得者有六。曰交換。曰贈與。曰買賣。曰割讓。曰合併。曰租借。今圖們江東北之地。日助韓而暗侵主意。令人莫解。何則。如目爲增殖。而我之長白部。圖們部。以及海蘭路。

古有其名。又不同島嶼之出現。沙洲之長成也。如目爲時效。而我之吉林府、琿春城、延吉廳、敦化縣，設治有年，并有刷還韓民越墾之條，載在卷牘。光緒七年經吉林將軍銘安等奏請將越

墾韓民收入版籍韓王奏請刷還兩國案照昭然可考

又不同庫頁島之無人經營，而爲日人所得也。如目爲

先占，而我之長白山、東布庫里山、布爾湖里，實爲

始祖肇基之地。況鴨圖兩江，在歷史上傳爲中韓界江，又不同西班牙發見美洲，葡萄牙發見斐洲，爲不屬何國之無主地也。至傳來取得之六事，均從兩國交涉上發起，而圖們東北一隅，向無交涉，又無庸再辯。今日韓之混界，始用偷竊手段，繼用強盜手段，現又欲用無賴手段，以自命爲東亞文明之國，其行爲亦如瘠弱之朝鮮，殊屬可恥。按各國劃界論之，取乎形象者有二：一曰天然的境界，以山川湖海沙漠荒原爲境界者，是一口人爲的境界，以兩國合意訂立條約確定標識者，是今中韓界綫。曰鴨綠，曰圖們，曰分水嶺，皆天然的境界也。至人爲的境界，當日立碑築土聚石櫛柵，均出韓人之手，原無華人監視，彼公法所謂兩國合意訂立標識，無其事也。現在天然

的境界宛然如昨。如必須敷設人爲的境界。自應由大浪河直取西入鴨綠之聖水渠。兩國訂約。共同立標。派人確守。不致有遷移損毀之流弊。斯得其要領矣。

按長白山前後。重巒疊嶂。若小白。臙脂兩山。曾前並無名稱。通曰長白。嗣經韓人相形命名。始有此名稱。至大浪河俗名爲大頭目江。即大土門江之轉音。暖江俗名爲俱江。以俱南岡

俱南岡。流名之。葡萄牙山名爲界碑山。以山南爲小國界山北爲大國界言之。迨光緒十一年。兩國畫界。又以葡萄牙山改名爲蒲潭山。韓人又改名胞胎山云。

按日人以保護韓人爲由。而欲膨漲其勢圈。開甯清鐵軌。借以防俄。又用暗侵政策。主使韓民越江來墾。預備公法上先占之地步。故于圖們江北。捏名間島。又名爲東間島。更于圖後湯河漫江各地方。捏名西間島。興京鳳凰兩廳。爲南間島。韓邊外之夾皮溝。樺皮甸子等處。爲北間島。推日之經營朝鮮。又圖南滿北滿。其得隴望蜀。真可謂非非想矣。

按大浪河聖水渠二水分流。實爲中韓國界。但自光緒十一年派員會勘後。迄今二

十餘年。未經判決。窺韓人之心。明知其爲中國發祥之地。而故意狡展。欲將此地混作兩國之間田。我國政府亦因界未勘定。而不肯於行政上設想。以致荒蕪至今。毫無布置。不知布爾湖里等處。所關甚重。無論如何決不肯讓人一步。就目前而論。圖們北之六道溝。設有邊防局。鴨綠北之十九道溝。設有長白府治。均足爲對待外人之隄防。而長白山東南一帶。以

始。祖。所。自。出。之。根。本。重。地。而。竟。棄。若。甌。脫。吾。知。願。人。忠。臣。孝。子。傳。者。必。不。若。是。現。在。強。鄰。壓。境。著。著。爭。先。而。國。防。經。濟。在。所。難。緩。烏。得。不。設。官。殖。民。早。爲。籌。辦。以。絕。外。人。覬。覦。之。心。

按日韓國界。至今未定。明明日韓圖賴。直同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倘因此而開隙。彼強我弱。反授人以太阿之柄。然事有公論。天然境界。夫人而知。如以大浪河爲非圖們江源。不妨照會日韓。煩各國使臣。共同前往會勘。寔爲人証確鑿之鐵案。否則駐奉天吉林及駐韓之北清元山津。尙有數國領事。均可輕車減從。詳勘後代爲判

決。庶覺公是公非。自有定論。又不至謂華人言論自由。則偏於日韓也。此亦國界速定之一道也。

按日人保護朝鮮。自有保護權力。今助韓而圖賴中領。是保護勢圈以外。又添一圖賴勢圈。倘日韓始終狡賴。將來公法上不能免大書特書曰某年月日日人助韓混賴中國。龍興之地。

按茂山地方。現有日人伐木運解。由江達海。售諸海山嶽等處之商民。

按會寧地方。向為華韓人之貿易場。其規制每年於結冰後開市。近因兩國協議。廢定期開市。許自由交易。故現時不僅會寧一處而已。

按穩城以西。江水淺而狹。慶源以東。江水深而廣。

按中俄界碑。曾被俄人暗移。土人云由依馬河北移至螞蟻河南暗侵中領一千八百餘里其圖賴性質。已為全球悉知。今移石之文。原與十字界碑不同。其立石與立碑之地點。又不同。其立石與立碑之日期更不同。詳穆謂韓毀界碑是所必然。謂韓移石未免作法自斃禍中國。

正所以福中國也。况兩江南北爲界。歷史綦詳。以我 邵岐重地。竟任其信口雌黃。借以狡賴。有是理乎。

按圖們江下游之北岸地方。物產富饒。田皆膏腴。日韓垂涎日久。故先毀界碑以滅其迹。又捏名間島以亂人意。其存心叵測。婦孺皆知。今欲判決間島問題。亦必先從圖們江上游。大浪河至聖水渠地方。重勘界綫。再立界碑。爲入手之基。何者。上游界址已定。下游勢如破竹。日韓雖狡。吾知其死於公理。而亦莫可如何。

按光緒元年以來。韓民越江北來墾者日多。七年吉林將軍銘安。督辦邊防。吳大澂。奏准將越墾韓民。分瑋春敦化管轄。入我版籍。八年韓王 奏懇願流民刷還。奉

諭旨。准寬予限期一年。悉數收回。以示體恤。十一年七月。總理衙門 奏派員勘界。十二月。勘界員德至秦煥買元桂。會同韓使李重夏親往圖們上游。查勘數次。只因韓使狡展。至今終未定界。當時均以爲魚允中一人所誤。而不知韓使之受賄于越墾韓民。故極力圖賴。以致反覆無常也。

附穆總管咨朝鮮接伴使朴權。觀察使李善溥。立碑設柵之文。及朴權等復文於後。末附穆石辯一則。

文曰。爲查邊事。我親自長白山審視鴨綠圖們兩江。俱從白山根底發源。東西兩分流。原定江北爲大國之境。江南爲朝鮮之境。歷年已久不議外。在西江發源分水嶺之中立碑。從土門江之源。順流而下。審視流至數十里不見水痕。從石縫暗流。至百里方現巨水。流於茂山兩岸。草稀地平。人不知邊界。所以往返越境結舍路。逕交雜。故此與接伴觀察同商議於茂山惠山相近。此無水之地。如何設立堅守。使衆人知有邊界。不敢越境生爭。時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也。接伴使朴權等復文。略謂大人查明交界。分水嶺中立碑爲標。而又慮土門江源。暗伏潛流。有欠明白。中以立柵便宜。俯賜詢問。職等以木柵非長久之計。或築土。或聚石。或樹柵。趁農歇始役。雖至二三年完畢。亦且無妨。時是年六月初二日也。據朝鮮承文院實故

韓使李重夏所記節略。其末二段。一總論此案。朝鮮非欲爭土於上國。其情特出於越墾流民衆多。欲一一刷還。則無寸土可以安插。欲收入於上國版圖。則恐強鄰援以爲例。若一聽吉林之驅逐。則其民必盡入俄地。所以屢年招撫。無計可安。既有白山之奉。

旨立碑。故欲借是而乞得寸土以安插貧民者也。上國顧何惜一坏空棄之土。不容朝鮮流民乎。朝鮮亦不願多得。但借得沿江。或十里。或五里。遠不過二十里。隨貧民所居。而借地照奉天例。設木柵以限之。俾得安插。則實。

皇朝聖天子一視中外。若保赤子之恩也。一圖們江越邊幾十里地。自瀉荒以後。至今

未嘗有人居。

其地由我朝入關始封禁前爲東海溼集各部韓使云自瀉荒無人居住殊屬不合蓋江北之樹木不過二百年前物耳

朝民則

只緣本土之窄狹。無可耕處。爲飢所迫。往往越墾。而若自上國一併刷還。則此地依舊空棄而已。決無華民來墾之理。吉林琿春之間。土廣人稀。雖沃野平疇。皆爲荒棄。而誰肯遠過幾百里。耕墾於江岸沙礫之地乎。在朝鮮則視爲命脉。下略。

穆石辯

嗚呼。中韓之界碑亡矣。碑指十字界亡於葡萄山下。查邊之穆石見矣。見於長白山。南亡者無跡可尋。見者有文足據。大荒之中。留有片石未毀。於採採藥獵獵牧樵之手。其落落數語。猶足判決。二百數十年後之國際交涉問題。此誠可驚可喜者也。說者曰。穆石原立於小白山頂。後被韓人遷移。以爲混界之由。此韓移之一說也。或又曰。如其存之。不如毀之。以滅韓人之口。此擬毀之一說也。或又曰。彼移於此。我移於彼。以暴易暴。使韓人莫可如何。此又主移之一說也。如此三說。是以穆石爲界碑。界碑即穆石也。不知界碑之文。華夏金湯固。河山帶礪長。實與穆石不同。穆石者。乃穆總管查邊後勒石自記者也。蓋即其文而詳細譯之。攷石文書烏喇總管穆克登奉

旨。查邊至此。夫曰烏喇總管穆克登。是單銜直書。并無雙銜會勘字樣。曰奉旨。是違

仁廟諭旨與彼國無涉

此去特爲查我邊境與彼國語氣曰查邊是本國之邊如關外六無涉是五十年五月諭旨

就便查驗並非兩國共同劃界之詞曰至此是本國地方喜其遠而能到而言與朝鮮無干石文書審視西爲鴨綠東爲土門曰審視是審度遠視之詞曰西爲鴨綠東爲土門是指我國之邊以兩江爲天然邊綫并非謂石西即鴨綠石東即土門之詞石文書故於分水嶺上勒石爲記夫曰分水嶺即非短嶺可知其不曰於分水嶺之中立碑穆各韓使文中在西江發源分水嶺之中立碑一語而曰於分水嶺上勒石可見分水嶺以上地方必非分水嶺之中燦如指掌曰勒石二字自與立碑二字不同曰勒石爲記是個人勒字石上以作記念又不同兩國合意訂約立標共同認可之詞細玩石中數語原係我查我邊既無分界名目又無會勘明文更無鈐押憑據又烏得混爲界碑况穆之咨文既曰分水嶺中立碑又曰茂山惠山相近處設立堅守其互相商議時在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而穆石之立時在五月十五日此石之立較之商同共立界碑之時尙早十三日又烏得以穆石爲界碑也

即就穆石所立之地點論之。西曰大旱河。東曰黑石溝。大旱河無水。與咨文在西江發源。分水嶺中立碑之語。已屬不合。又兼黑石溝有水之處無多。下游平衍無蹤。窺其形勢。似與三道白河相連。係松花江之南源以之爲土門江源。中隔老嶺。其與大浪河。土門兩不相接。人所共見。如以穆石所立之處。即爲兩國界地。是與石文西爲鴨綠東爲土門之語。則大相背謬。又烏得以穆石爲界碑也。且夫古今中外。所恃者公理而已。如以穆石爲界碑。何以石上橫書大清二字。并無朝鮮二字。直書康熙年月日。并無朝鮮年月日至末。書朝鮮某某官某某人。誠以當日朝鮮爲我國附庸。又奉

旨有倘中國有阻。令朝鮮國稍爲照管之諭。故穆氏於隨來之韓人。附名石上。實仰承朝廷一視同仁之意。其書朝鮮也。實如書烏喇。同其書某某官也。實如書總管。同其書某某人也。實如穆克登。同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穆氏之意。其在斯乎。且也私勒之石。與公立之碑。其文字不同。原有確証。否則當日所立。

十字界碑。又作無用之物。有是理乎。日人守田氏所著滿洲地誌。明言中韓以十字界碑爲憑。今穆石之文於十字之中毫無一字。而欲混穆石爲界碑。是韓之恃日。直同嬰兒恃母。其圖賴性質無所不至也。噫。界碑旣沒。而穆石猶存。倘能就石文所載。按兩江水綫溯流窮源。直抵分水嶺中。自能知當日界碑所立之地。是無碑。直同有碑也。鄭樵云。疆域隨時變遷。山川千古不易。借穆石以尋立界碑之地。咨商韓國。共同立標。合意訂約。而日人助韓。暗侵間島之主意。不得施而我

朝。

始祖發祥之布爾湖里等處。可以守穆氏之功偉矣哉。故直斷之曰。界碑亡於葡萄山下。穆石見於長白山南。實我國不幸中之一大幸也。因作穆石辯。以爲將來勘國界者之一助。

老嶺。長白山之發脈也。中幹起于東北海隅。爲錫赫塔阿林山。西南經沿海各州。又西爲通肯山。又西爲老翁嶺。分走北偏東一支。界乎松花烏蘇里兩江間者。爲完達山。山脈又西南爲延吉岡。即延吉廳地方。

一走西北轉而東北在湖爾。又折而南為南嶺。又西南為平頂山。走西北一支又南
哈河迤西者為小白山脈。為牙變哈達又南
為黑山嶺。又西南為老岡。東南走一支又西南為龍山。又南為連山。南走一支又南
脈折而北為清風嶺。又東北為鷄冠岩。始結長白山。由通音山至長白山。幹綫長約

千三百里。

黑山嶺在長白山東北。係老嶺之幹脈。為大荒溝紅旗河之分水嶺。

土人云。百餘年前。有人曉過嶺下。仰視嶺頂。向西南斜湧泉。水色同墨汁。候兩鐘時
分。始止。越數日復過嶺下。狀仍如前。遂登而視之。至則見嶺上水道中多鐵屑焉。及
三過嶺下。則不見矣。

按山東南一隅。多紅葉。白山紀詠有云。黑山無怪石。紅葉待詩人。

東古城。東距馬鞍山十里餘。

光緒三十二年。有農夫在城中芸豆。見隴內露有金光。當時疑為礪石。越數日。遙望
田中寶光屢現。就而窺之。一無所見。退十餘步。光明如故。以鋤芸之。銅印出焉。長約

二寸。龜紐。文皆古篆。不能辨。藏之數月。聞被邊防局吳君索去。

土人云。城中多怪異。行人往往見之。道光初年。有樵夫甲乙。自城中過。時值三月中旬。皓月當空。忽見樓若者。堂若者。坊若者。煥然聿新。無一人來往。二人相顧失色。急辭而西。出城外。遇一公園。奇花異卉。多不識名。甲曰。盍往觀之。乙尾隨進。古松掩映。危石嶙峋。尋竹徑入深處。陡然豁亮。亭台宏麗。琴聲。書聲。球聲。歌聲。笑語聲。步履聲。皆入於耳。若干萬人萃於一堂。二人矚垣而聽。霎時寂然。約半鐘許。聞一人登台宣講曰。漢平帝元始元年。予至羅馬。見一少年。骨格異常。有神駿氣。與語不解。手持木棒。就地畫字。半係李斯小篆。惟形同蛇蚓者十有三。不能辨。亥豕。予亦筆談。問漢時何年。予答以元年。問集若干日。爲一年。予答以三百六十日。合天三百六十度。問三百六十日何日可以休息。予答以易有之。七日來復。復其見天地之心。就天論二十八宿。中房。虛。昴。星。四星輪流。每至七日不見。就人論。七日不飲不食。決無生理。是計至七日即可休息。問漢人誰敬予。答以敬天。問漢人何學。予答以學藝。其餘遂問。

遂答無一駁詰。渠皆筆之於書。故至今西歷一千九百餘年。奉爲圭臬。毫無變更。名曰東來法。可見西人之篤於學也。吾人如能若此。何患乎不自強。衆皆鼓掌。旋又有一人演說曰。予遊歷泰西各國十九年。始知歐美歷史。曾聞西學名儒告予曰。中國大學缺少格致一篇。攷其原因。當日曾子沒後。其僕名西耳者來遊吾域。將格致篇之竹簡製作書笈。負之歐西。被吾人譯文傳育於國。至今奉爲祕本。不敢漏洩。猶之太公陰符。貴國珍藏。不露也。就此一端。西人格致上的工夫。是反客爲主也。其好學之專。守法之嚴。不無可取。衆又鼓掌。甲乙聞所未聞。喜不自禁。亦因而鼓掌。未幾景物全非。而滿天星斗。仍在目前。駭而返。東方旣白。逢人說項。衆以爲異。

與凱湖西北距峰蜜山二十里。水面周圍約八百里。

相傳

聖祖北征。至此凱還。

土人云。康熙朝。湖邊漁戶。夏日見一白人自水中出。赤身無衣縷。毛髮皆白。食魚蝦。

不食菽穀。操鳥音。人不能辨。雜漁戶居月餘。稍通華語。自稱世居南冰洋。聞北冰洋名勝甲乎全球。欲往觀之。遂從地中順水而行。水道高下曲直。無異陸路。惟居戶數目。較人世不過占百分之一。所過都邑無多。惟公休園地面繁華。迥異尋常。樓臺亭樹。半係銅牆鐵壁。每間下有十六鋼輪。多至三十有六。隨地推轉。一遇回祿。移此遷彼。無受殃者。留數月。始悉爲貪婪官吏。得意告退之藪。園之東十餘里外有一阜。環阜左右。蓬戶柴扉。滿目荒涼。人名爲虛心里。皆廉吏退居林下者。里南有一大山。曰鏡中山。下有一泉。曰大別泉。向西北流。水纔半清半濁。歷歷分明。他若雙頭鳥。六足獸。均出山中。餘物與世無殊。至各處水性。熱如湯。涼如冰。甘如醴。苦如荼。種種不一。因地使然。閱六年。忽失路至此。不料被橫天石支隔。不得進。故出水以辨方向。現攷地理。仍須俟明春。繞越星宿海而前計。二年工夫可到。漁戶竊笑。呼爲怪物。相安日久。忽於臘八日。烈風雷雨。雹大如斗。湖水高百餘丈。衆漁戶駭懼間。突起無數藍火。忽而毳。忽而箕。忽而縷。有億萬計。周圍白人似恐逃遁狀。倏聞如泣如訴。有白人求

救聲。無何木拔屋飛。衆皆昏迷。被風吹起。不知所之。次日衆返。四圍皆水。漁戶有以白人爲龍者。有以爲水恠帶罪潛逃者。未悉孰是。張秀山別駕言之竟夜。甚詳。

又一湖西南距興凱六里周圍二十里

龍岡。幹脈起自長白山之伏龍岡。南行三起三伏。爲章斐嶺。折而西南。爲長茂艸頂。

發源于西北廿四至廿溝發源于東南。又西爲團頭山。即費德里山十九。又西爲長岡。分走西南一支

平嶺界乎鴨綠江之間。又西爲山谷子嶺。一名大山。渾江以及八道江發源于南。湯河花園河。深江發源于北。又西北爲黑林子

嶺。分走東南一支爲銅山嶺。分走西北一支爲金廠嶺。又西北爲鷄林哈達。至此南趨一幹。爲南分水嶺。北趨

一幹。爲北分水嶺。中幹西行爲起運山。又西稍北爲天柱山。又西北爲隆業山。中幹

爲陵之坐山。三南幹直走旺清。分走東南一支爲摩天嶺。爲鳳凰山。折而西南爲千山。又南支阜分岡。羅布

于遼海。蓋復各州縣。結金州半島。伏入海中。結鐵山。又西南結城隍。大小欽。羅磯。高

山。長山各島。登陸直入蓬萊縣境。以棲霞之翠屏山爲左翼。至芝罘口。爲芝罘山。以

棲霞之吞山爲右翼。西北至黃海營之海口。爲海岬島。其正脈起伏盤旋。由東北達

于西南始結而爲泰山。北幹曲曲而北。經柳河海龍開原東平西安伊通昌圖各府縣界。爲東西流水之分水嶺。又西爲公主嶺。又西北爲哈爾巴山。伏入蒙古科爾沁旗界。至巴林迤西。分爲三大支。一趨東北爲興安嶺山脈。一趨西南爲陰山山脈。其正脈直抵西北科布多地方。爲大亞爾泰山山脈。就龍岡之中幹言之。蜿蜒如龍。由長白山至瀋陽。長約一千五百里。

鰲頭巖。在隴江西岸。北距長白山九十餘里。

橫山。在二十四溝之北。山橫如嶺。下皆黃松。俗名橫山派子。

余過此突遇四熊。未肯放槍。行四里許。又遇一鹿。經隊官謝鴻恩連槍擊斃。臠鹿脯四十餘觔。過長白府。被設治公所諸友分食。賸有鹿筋一束。與朱子橋觀察王理堂太守李筱華刺史程虔青司馬張少齋大令汪子寔孝廉烹食於瀋垣第一樓。味美厚。與平日所食之明筋不同。

長茂草頂。爲龍岡之首。東北距長白山百里。漫江發源於西北麓。

團頭山，即費德里山。一名蠶頭。南距長白府一百八十里。三溝、八溝、十九溝，均出山南。產人葭。

土人云，山上有黑毛獸，身長半尺餘，毛色黑，長四寸許，其行如飛。數年前有獵夫鎗斃其一，被西洋人用百金購去。但此獸甚少，獵夫有終身不得見者。

又云，山後飛鼠頗多，蓋身如鼠形，惟前腿兩旁生翼能飛云。

又云，十數年前有一放山者，用松枝作架，爲一小廈居之。一日將赴帽兒山購帽，靴等物，忽一童子至，屢與語，囑令帶一草帽。放山者疑而諾之。赴帽兒山購帽回，越三日，童子至，稱謝取帽去。面邀明日過東溝一談。放山者明知童子非人，次晨往觀其變。抵東溝，遙見草帽在林中，近視之，帽掛於人披葉之蓑上。取出身如人形，約重十二三兩。後赴營口，千金售於南客。

又云，光緒二十一年，高麗許了頭酣於酒，被其父逐出，赴漫江營投親。路經山下，遙見山上獵者數十人，各被襍襖，持鎗械，狂奔呼躍，詡詡自得。惟人軀短小，心疑之。挺

身向前。高聲喊問。獵者爲誰。轉瞬不見。許自覺遇鬼。但身至山半。不得不前。行四十餘步。見人蓐滿山。多佳者。創得七十餘畝。大者有十六兩之重。日將暮。思投宿山後。明早再探。遂下山投宿。次晨復往。惟有窮巖絕壑。餘無別物。

二十四道溝。南距二十三道溝九里。產金。

土人云。溝內多飛木。木把伐木時。未及砍倒。而木自飛。每至二三丈外。往往傷人不少。故名飛木。白山紀詠有云。惟底深山多魑魅。木頭無翼也能飛。

長白府。在鴨綠江北岸。唐塔之東南。與韓之協山城對岸。光緒戊申。奏設。

唐塔。在鴨綠十九道溝之梨樹溝口。高阜之上。阜形如龍首。

相傳唐時建。塔底甃方可盈尺。泥質不若細膩。塔頂明時被烈風吹折。今尙闕如。土人云。十數年前。潘姓見塔前有一石碑甚小。上勒篆文不能辨。後被韓人損毀。查此塔建立已久。或云尉遲敬德所築。或云薛仁貴所築。或云劉仁軌所築。碑已無存。未易考核。惟所稱皆係唐人。其爲唐塔無疑。余自白山歸。登塔眺望。見塔內有一木。

牌。上書朱字。近視之乃李石臣太守懷古詩七律二首。中有夢裏飛熊探雪窟。眼前驚馬駕冰舟。及膽落三韓。憑妙算。功收一箭。肅邊防之句。讀之而九部河山三韓風雪。宛然如在目前也。塔後有一池。池旁荆棘刪淨。聞張鳴岐太守擬脩草亭於上。名為京祐亭云。

盧川江、在韓界內。西北流至惠山鎮迤西。入鴨綠江。

余南渡鴨江。至惠山鎮。見韓人受日人之凌虐。無奇不有。令人浩歎。白山紀詠有云。幾渡鴨江。幾流涕。三韓是我一前車。又云。不見朝鮮同印度。齒寒纒覺兩唇亡。因韓民越壑。又云。惱恨三韓風雨急。不時飛過大江西。

萬寶岡、東南距長白府八里。產鐵。

十五道溝、西北入鴨綠江。產白金。

唐溝、在十五溝十九溝口。皆有遺蹟可考。

相傳唐征高麗。所刷之溝。前在天津聞合肥李文忠公會言。鴨江右岸有唐時戰溝。

今見此溝。始信其確有攷據也。

長津江，韓之巨川也。西北流四百餘里。會於鴨綠。

余自長白歸渡長津。見日本之江巡。與華之工人。係日本雇渡者往來不絕。韓之舟

子金姓。任其呼喚。不敢稍懈。舟至江心。日人唱謠。韓人和之。可爲無恥之尤。白山記

詠有云。貓山貓耳山鴨水鴨綠江。木商多。半是華工。半是倭。韓士不知亡國恨。橫舟猶

唱渡江謠。

二道溝，在臨江縣東。南流入鴨綠江。產白金。

臨江縣，西北距貓耳山即帽耳山六里。在頭二道溝之間。其先爲帽兒山巡檢衙署。後改設

縣治。

余五月至臨江。見市場交易。半屬韓民。白山記詠有云。江邊只有千餘戶。五百華人。

七百韓。因臨邑無車。又云。城中自古無車迹。東道難於蜀道難。八月自白山返臨。盪

平嶺路已脩有盤道。始聞車聲。又云。兒童不識爲何物。看罷歸來問父兄。

貓耳山、一名帽兒山。在頭道溝西。山起雙尖。形如貓耳。高約六里。

雙松嶺、一名椴抱松嶺。在盪平嶺東南。

戊申五月二十九日。余偕勘界員許味三、參軍劉作三大、令測繪員王君獻芝等五名。及隊長謝鳴恩、隊兵蘇得勝等十六名。早起渡嶺。細雨淋漓。山道泥濘。謝隊長率兵二名引路在前。余等騎驢隨後。至嶺下約半里許。前一水渠。有三熊伏渠飲水。適當紳道之中。謝回顧告余曰。前有數熊當路。放鎗嚇之若何。余曰善。囑衆下騎。各持短鎗以待。意必逃遁。孰料猛熊負隅四顧。若無事者。然。隊兵劉五連發三鎗。熊咆哮跳躍。樹木震動。山鳴谷應。駱馬戰栗。有逃奔之狀。余囑衆各吹警笛。有數兵居後。聞笛聲急追而至。爭赴渠邊。連珠齊發。鎗聲熊聲樹聲。雜於荒山峻嶺中。內有一兵名郝金。年壯有膽。勇往直前。被倒木掛跌。一熊臂受鎗傷。疼痛難忍。勢欲噬人。奔躍坐郝身上。爪抓郝腿。口咬郝足。衆皆情急。怒目視熊。而鎗不敢發矣。幸有劉什長鎗法甚善。迎熊口急放一鎗。而熊即翻身而死。郝亦不省人事者片時。余與勘繪諸君親

爲調藥搽之。郝始知被熊所傷。遂將熊剖腹取膽。割掌而棄之。當是時也。猶聞二熊哀啼。嗚聲震耳。衆兵仍思尋擊。余止之。因告之曰。此次長白之役。虎狼熊豕。到處多有。嗣後再遇。非善鎗者不准前。恐無益而有害也。否則喊嚷。使之驚避而已。切不可輕敵。衆皆聽之。蓋鎗斃之熊。重四百餘斤。是一雌熊。腰中有一道白花如帶。俗名花腰。性最猛烈。慣好傷人。其餘二熊。係乳熊。奔入林中。只聞其聲而不見矣。

珍珠門。東北距雙松嶺五里。白石壁立如門。在臨江八景之一。

趵突泉。在珍珠門西偏南。亦臨江八景之一。產金。

相傳數年前。有韓民私在泉邊淘金。深丈餘。忽見高粱糶一束。橫於沙底。兩頭露有灰痕。取出燃之。有硫黃氣。較之他糶。火光數倍。衆皆不知其所以然。岳守備京忠曾親見之。按此糶與炭庄之神炭。大致相同。余以爲神炭係被荒火焚後。爲塵土掩埋。千年不變。迨被河水沖出。故仍有木炭性質。至沙底之梁糶。亦係數百年前。有人在該處淘金。野宿燒糶未盡。被沙塵壓於內。今被人淘出。即以爲異耳。至火光大於

他稽。抑或爲地氣所侵之故。姑錄以待考。

盪半嶺、東南距臨江縣四十五里。

按由林子頭理方至臨江。嶺岡高峻難行。戊申年。經張李兩太守。督率工程隊創脩盤路。車馬可通。建立兩碑。文係徐菊圃所作。現正招覓工兵。接脩長白。嗣後行人無東道難之憂矣。

西石人溝、在八道江東。

土人云。上有大土像。羅漢像。長眉像。鐵拐像。怒目金剛像。如來和尚像。望之若千佛。坐臥種種不一。式令人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每逢大旱。石人遍體皆潤。與平時不同。人名之曰石人汗。又曰石人淚。

山岔子、一名大山。又名三岔子。南爲渾江發源之處。

余過此早餐曹姓家。白山記詠有云。轉過山頭聞犬吠。兩三間屋野人家。

夫餘王碑、在輯安縣東五里。

按碑方形。上銳下豐。高兩丈七寸。凡二千餘言。用隸書。周刻四面。多敘征服百殘新羅戰績。蓋東晉時。夫餘永樂王之墓碑也。

渾江。即佟家江。源出山岔子東南。共八源。合爲一江。南流四百餘里。至渾江口入鴨綠江。

按每年木把放水於江中。約有兩千餘解。

通化縣。在渾江西北岸。

余五月間過。興京通化連壤之處。每見韓民善種水田。白山紀詠有云。看山山不斷。山氣映斜暉。榆莢爭嵐翠。梨花帶雨肥。偶逢他客過。問自插秧歸。更有天然趣。泉聲入耳微。

大苗溝。在通化南。長九十里。

土人云。溝內多毛人。光緒三十二年七月間。有一農戶郭姓。夏日農忙時。家中留一童。年十二。一女年九歲。看守門戶。日夕時。忽有一物遍體皆毛。開門入室。見鍋台有

一猪油罐。啓蓋食之。童情急。用棒擊之。物用一爪執菜刀。一爪捉童髮。將項後連推數下。血湧出而暗。女哭尋家人。李某老幼奔回。遙見物從容出。四體著地。一農夫用石拋擊。物起狂奔。如人行狀。追之不及。後童傷就痊。人呼物爲毛人。或曰猩猩。未知孰是。

銅山嶺。脈出龍岡。有南北嶺之分。長約百三十里。
歡喜嶺。在通化縣三顆榆樹地方。

相傳

太祖被敵兵追至柳邊門。三日夜未得一餐。軍士饑餓不能起。勢將解散。適至嶺見榛樹極多。爭摘榛仁而食。屯兵半日餘。復攻邊門。至興京凱旋。軍中呼爲歡喜嶺。後聞張總憲振卿年伯談及曾前視學奉天時。亦聞此語。

芙蓉江。一名吳兒江。源出龍岡之金嶺前。東南流百五十里。至嘉魚川。人侈家江。舊門。一名柳邊門。又名九邊門。在南分水嶺上。

土人云、明季關梁通、將邊展至新門、按關梁通、係鑲白旗閑散人。

相傳明熊大經略延弼三過此門。

汪清門、一名旺清門、西北距舊門十五里。

相傳

國朝興兵、每出此門、即得勝、故名爲旺清。

旺清河、與蘇子河成交尾形、東南廿里入吳兒江。

相傳明兵追大兵至河上、忽起大霧、聞兩岸人馬喧闐、若百萬雄師屯於河上、疑爲伏兵、不敢前、退百餘里、偵者至、並無一人、遂目爲神助、所謂草木皆兵者、信然。

蘇子河、源出柳邊門之分水嶺、在起運鷄鳴二山之間。

渾河、古名小遼河、源出英額嶺西南、西流入遼河。

相傳大兵將馬糞置諸河中、河水皆渾、明兵見馬糞浮河上、數日不變、疑爲大兵必多、遂生懼心不敢進、英司寇和卿世叔言之鑿鑿。

鷄鳴山脈出龍岡西北距

永陵十五里為向山

煙筒山東偏南距鷄鳴山十二里為

永陵之輔山山頂東北特起一石高五丈餘方形中有石綾二道如接成者遠望之山似

蛟形

永陵我

朝。肇。興。景。顯。四。祖。之。陵。坐。起。運。山。向。鷄。鳴。山。前。有。玉。帶。河。後。有。鳳。凰。嶺。左。有。煙。筒。山。為。輔。右。有。老。龍。岡。為。弼。真。天。造。地。設。龍。興。之。發。脈。也。中。有。古。榆。樹。一。株。大。數。圍。向。東。南。斜。側。橫。生。十。二。枝。均。極。條。暢。人。皆。奉。為。神。樹。前。有。下。馬。碑。兩。座。光。緒。二。十。二。年。余。將。投。効。奉。天。表。兄。徐。東。甫。大。司。馬。贈。食。品。羽。扇。并。詩。數。首。中。有。一。聯。云。弟。欲。走。尋。龍。岡。脈。渡。遼。先。謁。

老皇陵。今十二年矣。回首思之。如在目前。

皇寺、西距老城二里。實鷄鳴山之脈。岡形如龍。興京、土名老城。西距

陵街八里。有土城在蘇子河南岡。其形如鼉。實我朝發祥之根本地。

陵街共二處。陵之東爲東街。陵之西爲西街。

松子官山、脈出龍岡。南距

永陵二十里。

起運山、一名老龍頭。實龍岡之幹脈。山嶺高起。至蘇子河如龍頭伏河飲水狀。實永陵之坐山。

青龍山、東距起運山四十里。俗名馬耳墩嶺。

古墓、在

永陵朱牆東有二墓。南有一墓。至今猶存。

曹家營、在老嶺頭西四里餘。

佟家營、在曹家營西。

鳳凰嶺、東偏北距起運山二十里。形如鳳尾。

行宮、現被蘇子河沖毀大半。

夏園、一名下院。又名象園。東距

陵街八里。

小園、東距

陵街五里。

櫃石哈達、北連馬耳墩嶺。石立如板櫃形。

土人云、明季鐵背山後佟姓。在老城市上。遇一老者。鬚髮皆黃。身短小。聲如洪鐘。與語善。邀之同行。至馬耳墩嶺。老者曰、此處離吾家不遠。如不見外。何妨小住爲佳。佟諾之。不數武。至櫃石前。見石如門立。老者從腰中取鑰開門。揖佟入。佟蹣跚不敢進。

老者以手推之同入。旋將門關閉。曰：恐小兒輩偷聞惹是非。不得不爾爾。佟隨行三
里餘。遇一溝水黑深。上有獨木橋。窄不盈足。佟懼而止。老者曰：無妨也。手牽佟袖渡。
又半里許。崇山峻嶺。都是盤叢鳥道。轉過山角。又有一江奔流甚急。岸旁繩攬衛護。
獨木舟名老者解繩持篙。囑佟穩坐。移舟水中。浮波上下。順流而西。約十餘里。遙望茅舍
數椽。傍舟登岸。尋曲徑前往。二里餘。見稚子候於柴門。老者曰：此做廬。聊蔽風雨。延
之坐。晉以茗。味甘冽。酌以酒。氣溫香。又令其子弟輩出見。居數日。佟思歸。老者贈以
金駒。囑曰：乘之可以來往自便。佟至家。家人尋覓已經三年。出示金駒。衆以爲異。後
數年歲荒。佟復往借賑。至則石門大關。早有人爲之引路。所過之處。兩三家。五六家。
炊烟如縷。聞犬吠鷄鳴聲。迥非昔比。至門前。人往來不絕。亭臺連亘。輪煥聿新。越重
門。循環廊。過中庭。入後閣。晤老者面。握手嬉戲。安杯設筵。一呼百諾。佟曰：數年未
晤。君門如市矣。老者曰：此乃環環洞府。來者多明哲避亂之人。數年後必大亂。携眷
來可也。佟曰：吾鄉饑饉。願借助濟之。否則欲入桃源不得也。老者曰：易易耳。命僕取

馬數匹。裝以金屑。送之返。佟至里。將金屑散布族人。夜間偕眷入櫃石中不出。後四年。馬耳墩嶺一帶。都成戰場。佟氏從。

龍入關者不少。故至今土人猶疑佟氏尙有金駒云。

九頂鐵叉山。東距城場四十里。

八寶雲光洞。在鐵叉山上。

羊角台嶺。東距夏園五里。上有廟一座。

木奇。一名墓期。東距羊角台十八里。中有嶺曰木奇嶺。

按木奇地方。樹多凍青。一名寒竹。枝如竹節。折之內多絲連。不似木形。葉厚於桃。實

大於豆。其色有黃有紅。每樹纍纍下垂。形似珠粒。令人耐觀。

五龍溝。西距尙家河五里。

天橋嶺。東距尙家河十五里。

土靈峯。東距天橋五里。

鼓樓西大嶺。東距土靈峯三里。

鐵背山。一名鐵寶山。東距鼓樓西大嶺十五里。

城子後。東距鐵寶山五里。因前二里許有一古城。故名之。

營盤。東距城子後十里。東南蘇子河與渾河合流。局勢開展。頗能駐兵。

相傳

國初駐旗兵于此。

得馬河。俗名趕馬河。西距鐵背山六里。

相傳明季巡撫王化貞帶兵至河上。時值年節。軍士暢飲。放馬河邊。毫無預備。大兵駐天橋嶺東。夜間忽見月明如晝。衆曰。年終晦日。月光出現。是天助我也。率五百人直抵明營。以圖攻其不備。旋至河南。見敵馬數千匹。散放北岸。無人看管。遂渡河。將馬趕過河南。期回本營。行五里餘。明兵尾追將及。衆欲棄逃。無何雲影遮天。風寒澈骨。追兵不敢前而返。迨大兵回營。計得馬兩千餘匹。天曉馬自投者二百餘匹。均以

為祥。由此兵心益壯。所向無敵。

薩兒濬。在渾河南。

相傳明將杜松。率中路屯兵於此。自引二萬圍界藩。築界藩城之兵及防衛兵。共據

吉林崖。即吉林哈達嶺以拒。

太祖命貝勒以二旗之兵援界藩。親以六旗兵攻之。大敗明兵。杜松中矢死。明將劉綎亦死於此役。

按嶺前現有碑亭一座。

平頂山。西北距葦子峪八十里。

窪渾沐。東距鐵背山十八里。

御路。自瀋陽至

永陵。道路坦平。兩旁佳楡。均係乾朝所栽。至道光朝。添栽若干株。而路亦重修。現時樹之

存者。十無二三。

得古、東距窪渾沐十二里。

興凱河、東距得古八里。

相傳大兵渡河每奏凱故名之。

上官嶺、南距興凱河五里。

大假幫、在渾河北、東距得古十五里。

小假幫、在渾河南、東北距大假幫五里。

土人云、大兵破杏山松山時、兩處屯民、助兵五百餘名、故地名假幫云。

撫順、西距瀋陽八十里、現已改設縣治。

福陵、西距盛京二十里、係龍岡脈、我

朝

太祖之陵、山曰天柱。

按天柱山老松古栢、蒼翠可觀、白山紀詠有云、爲天梁、柱非人力、借爾屏藩、是

帝心。

昭陵南距盛京八里。係龍岡脈。我

朝

太宗之陵。山曰隆業。

功臣墓在

二陵之間。一武勳王楊古里。一直義公費英東。一弘毅公額亦都

亮崇癸亥甲戌展謁

橋陵。親臨酌酒焉。

舊綫西距盛京四十里。

王家椽房東南距梯子河三十里。

劉家椽房東南距王家椽房二十一里。

二里半東距劉家椽房五里。

土人云。熊膽有銅膽鐵膽草膽之分。銅膽金黃色最佳。鐵膽炭黑色次之。草膽則相去遠甚。且膽隨月之盈虧。爲消長。每月自十五以前者。氣力足而體重。十六以後者。氣力虧而體輕。臥倉者尤佳。夏日食之有腥焉。熊油作膏。能治跌傷。白山左右華韓獵戶。皆以此油燃燈。蓋他油不易得也。

小孤山。東南距漫江營七十里。

按孤山左右產萬年松。高不滿尺。歷年不見其長。惟冬夏長青。移置盆中。頗有異趣。令人耐觀。

按山小而特起。上有白石數塊。登石看白山。而數峯掩映。直掩雲端。遙望之如在眼底。山前有一棧戶居焉。白山紀詠有云。東道新開日。蒼茫近太初。兩三間板屋。最好此山居。

葛籐山。俗名鍋撐山。西北距松香河二十里。高約十里。

土人云。山上有一白蝠大如輪。人常見之。咸豐二年。熱河程萬里放山至山巔。見一。

物伏地臥。潔白異常。意欲擊斃。手無寸鐵。趨伏物上。兩手握項。入扣不能釋。倏而物
 飛起。程駭絕不敢動。未幾飛愈高。直入雲霄。下視萬物不見。惟山如星布。水如絲懸。
 隱約微露。少焉煙霧茫茫。一無所覩。剛風透骨。利於刀剪。仰視日成不規之橢圓形。
 東西長約三百餘里。南北寬約百餘里。中有飛潛動植。出沒隱見。彷彿天上新闢一
 大世界。細窺形迹。似與人間稍異。無何月光斜映。玲瓏透徹。方而多稜。狀如水晶大
 約千圍。浮於空中。既而飛至月邊。偃視質堅如玉。光明如鏡。時聞波浪滔天。水聲汨
 汨。又有山川人物種種形象。畢露於外。任意翱翔。朗朗若白晝。惟不見星斗。心疑焉。
 低視下界。大如鵝卵。小如鷓卵。遍地流走。微明依稀。不下萬千。始知爲辰宿。自念置
 身霄漢。其程度不知幾千萬萬。心愈恐。力愈懈。釋手自落。至半空。風雲鼓盪。忽上忽
 下。莫知所之。偶觸一石。小如豆。光能射眼。用手取納口中。覺體重如前。直下無阻。至
 平地。天已曉。見有人往來。身短小。起居如猿形。衣冠皆樹皮。語似獸鳴。不能解。血食
 無穀。程居年餘。語音略通。知爲秦北冷州。問華夷地方。無知者。遂悟作指南針。晝夜

奔往。十七年始抵崑崙。又數月至熱河。鬚髮皆禿。形容亦改。衆皆不識其爲程。因詳言所遇。并獻其石。衆始信。蓋石置暗室。可以代燭。遂名爲明星石。

棒錘營。西距西岡二十五里。

按人稜俗呼爲棒錘。種侵年久之地。即之棒錘營名之。

東岡。在頭道江東。

西岡。在頭道江西。

按兩岡稜園頗多。同治年間有四百餘戶。迨光緒二十七年。因鬻匪不靖。商務蕭條。現在約有二百餘戶。每年駝運通化縣。由通化雇車裝運營口。所產之秧稜。雖不如敦化縣之沙河崖。懷仁縣之石柱子。岡後之頭道花園。成色之高。然較之濛江州之那爾蠱。通化縣之汪清。柳河縣之三通河上溝口。臨江縣之六七道溝。以及韓邊外之夾皮溝。蘇拉河各地方。皮色尤佳。每年吉省派員收稅。約收京錢一萬三千有奇。津貼湯河會房三千餘兩。各稜戶板房頗多。均係男工。未有婦女。六月十八日晚宿。

李獵戶家。見林中現一火光。形如明星。詢之。李曰。山神夜遊也。余問山神係何神。李曰。虎也。居東山者。諱其名不敢言。蓋虎夜間睜一目。閉一目。互相更替。故僅露一光耳。白山紀詠有云。山神夜有遊山興。一目了然百獸王。後聞陳生鳳書云。在牡丹江東。夜間往往見之。

湯河會房。在松花頭道江南岸。

按會房之立。始于同治年間。該處原爲韓邊外所經理之地方。有炮頭張發。吉林人。素豪飲。醉即謾罵。韓謀殺之。張知覺。逃于二道江。糾合謝玉。袁廬。周長勝。王鐵匠。徐馬。鳥子。張才。周占。一等二十餘人。當赴榆樹川邱姓家。搶奪無算。遂占據焉。獵戶王長。好心懷不平。帶衆擊之。敗。張發于頭道江北岸之蓮花山。張逃岡南通化縣之廟溝。招匪爲亂。經左翼長寶貴擊敗。又赴八道江一帶。聚集三百餘人。返岡後復仇。連攻九日夜不克。土長好使人誘敵。自領獵戶三十六人。由松樹嘴子地方。順岡而西。直抵湯河口。以剿其後背。張首尾不顧。死者無算。衆皆潰散。張帶四人將逃往二道

江。適值伏兵齊起。張死亂鎗之中。四人無一逃者。由是該處舉王長好爲會首。王貪吝異常。該處衆戶不服。未及二年。衆扶邱珍爲首。事在同治十年。迨光緒十二年。邱故。又舉隋福成爲首。隋係寬甸人曹文炳爲副。曹係遼陽人遂立稜園貼費。木把斧頭。鴉片刀子。地畝攤捐。以及各種藥材捐款。均行創辦。以作會房花費。隋死。而王寶繼之。其澎漲會房勢圈。以及種種捐款。殆尤甚焉。該處稜戶墾戶獵戶及放山採藥木把打珠人等皆畏之如虎。察其懇求設治之感情。直同嬰兒之思慈母云。事詳報告書內

雙甸子。在會房北。相距三十六里。

按此次勘界。擬設縣治于此。直可謂適中之地。而林業農業商業山業。皆可整頓。以保治安。而長白府之後援。端賴此地。

大珠寶溝。一名黃餈餈溝。東距湯河會房三十餘里。

土人云。前有瀋陽稜客席珍。偕友人饒趣過此。遇雨。江水漲發不能渡。一日散步江干。見有歸化之韓戶。婦女澣衣江上。內有一女。年已及笄。嬌容媚態。出自天然。席心

好之。晚歸。萬語饒曰。江邊有一韓女。美而豔。俟更餘。吾二人同往尋宿。可以苟合。饒應之。二人暢飲醉。遂出門步月前往。行里餘。遇一少年趨赴西南。二人隨行三里許。院有磚城在前。扉曰鬼城也。不可入。饒曰。無多言。吾輩可往觀動靜。攜手入城。視之如舊游地。街前熙來穰往。直同白晝。因同坐洋車。作冶游。至春花第一巷。入紅杏園院內。見歌妓如雲。多識者。各道寒暄。條有四鳳出。席舊好也。見席引入本屋。席喜偕饒進。見房內淨潔。補壁一聯。仍係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而四。居中上可矣。鶴鷄雀雁鷓鴣鸚鵡。惟鳳不同羣。妙哉。兩語以爲相逢非偶。快甚。旋問鳳曰。饒之坤友名飛君者。現在此地否。鳳曰。現在秋月第二巷廣寒宮院。饒約席往見飛君。雖老風韻猶存。饒喜不止。歎爲奇遇。未幾漏下三更。饒止。席返鳳處。彼此舊雨重逢。綢繆倍於新識。條而天曉。各酣睡至日中。饒覺身如火炙。驚起見臥處有一巨蟒伏地。駭極思逃奔。走二十餘步。見一白蛇盤結席腰。遙呼席覺。斜視蛇猶蠕蠕而動。圍腰三匝。不能起。饒急放荒火。而蛇始逃匿。二人狼狽而回。身腫月餘始愈。人皆以爲淫者之報。

又云、溝內十年前無敢居者。相傳同治年間。在溝中私墾者有十七戶。迨光緒元年臘月初五日。天降大雪。雪花中帶有血點。一時呼如紅雪。不知紅雪水能毒人。數月間十七戶中男死者十之三四。女死者十之八九。有孫姓一戶。男女三十餘口。全家皆受腹疼病而死。無一存者。蓋因曾用紅雪水煮飯故也。故二十餘年。放山者亦不敢露宿溝中。現在水性猶傷婦女。居者數戶。無一戶有少婦幼女。

按岡後山核桃樹。最能傷人。枝葉花果根皮。年久朽爛於山中。加以雨雪滋浸。其毒氣隨水流於溝渠。灌於江河。即於井泉。居山中者。年不過十五六歲之男女。手足縮而短。指節生癰。腿亦如是。婦女中轉筋病。死者不少。至今人猶以爲患。因憶余家北園多核桃樹。少時每值夏日。偕諸昆弟納涼樹下。先大父雪堂公聞而禁之。曰。核桃性澁而毒。山核桃尤甚。近山居者。每受其毒。而不覺。惟多鑿深井。人即不至受害。今見岡後有實受其害者。誠以半飲山水。半飲江水。而有井者。無幾。即偶遇一井深。不滿五六尺。無怪其受害者之多也。留心政治者。盍研究之。

按岡後產藥草甚夥。若人稜貝。母土貝。細辛。木通。黃耆。天麻。紅芍。白芍。石花。樹。花。金
牛草。五倍子。其著者也。餘者尚有百餘種。多不識名。留心採藥者其知之。
余至此遇一白叟。胡姓。花園嶺人。由西岡過此。少憩。據云。我國人善食鴉片。死後爲
害非淺。予有一子。因腹疼。斂食。每日約五六錢之譜。計食七年。忽添痢疾。醫藥罔效
而死。是時家道貧寒。購木棺葬於野人溝東。後長孫成立。度日較寬。次孫附學於東
鄰孔姓。稍通風鑿。一日與其兄謀。遷伊父骨於太平原。予知之。亦不忍。故違兩孫之
孝意。遂擇吉。覓人開墓。遷棺。屆期。往甫啓壙。聞煙糞味。移棺於外。見棺底點點。滴如
煙膏。衆疑之。予亦驚異。因令人啓棺視之。尸骸全無。惟有一堆鴉片膏。貼棺底。盈
外溢。予含淚。以手撥視。內有蝦蟆無數。色如血。動轉自如。大者如扁豆粒。予欲棄諸
溝壑。兩孫跪泣求葬。不得已。仍用原棺埋於舊墓。一時傳爲奇聞。有云。蝦蟆能戒煙
癮者。有云。能治癆病者。未悉確否。按西人僧人有火葬。南人有水葬之說。今胡氏之
子。尸化爲膏。啓而復埋。殆所謂膏葬者歟。

蓮花山，在上雙溝下雙溝之間。產銀礦。

土人云，十數年前有放山者十九人，過山下，遇一倒木，斜橫草道，衆皆由上踏過，行十餘步，忽倒木蠕蠕而動，衆驚顧，聞黃風大作，石飛木拔，衆急伏地，互相握手，猶覺離地數尺，起落不定。一人釋手，被風吹去，飄忽不知所之。約鐘餘，落在圖們江右之紅巖洞，計程四百八十餘里，經數日返，與衆晤談，始悟爲蟒起，蟄云。

鵬鵠子，在湯河會房東偏南二十里，松花頭道江岸。

相傳前有大鵬鵠，一雄一雌居之。至今石岸空中，鵬巢猶存，以木爲之，大如廣廈。土人云，鵬鵠子下產白金，前有韓氏曾得十餘斤，照白銅價值，售諸茂山城人，故至今茂山城中，猶有存白金器具者。

花園，在龍岡後，松花頭道江西，頭道花園長百二十里，二道花園九十里，三道四道五道二三十里不等。產人棧榆、磨榛、磨天麻、貝母、細辛、虎豹、鹿豕、鬚、山羊、豺、狼。按頭道花園，有棧園培溝種子，上用板棚蓋之，布棚亦可。蓋棧苗喜山陰，不敢見日。

光也。種子三年後即可出園。經十餘年者尤佳。遼東之棧。全球稱最。聞姻丈李文軒先生曾言花園秧棧。有菊花心。他處無之。亦罕見者。今至此始知先生有所見而云然也。四年出園爲小宗。六年爲大宗。余偕同事許劉兩員及測繪員數人。親履園中。研究灌培種植之方法。園主人蕭姓以爲吾輩留心於植物者。

按此次過花園嶺。見有野鎗。越之而過。蓋獵戶用線弦鐵鈎。將鎗挂在樹上。山獸誤動線絃。即能擊斃。故名爲野鎗。登山者不能驗下鎗蹤迹。由弦上過。每受重傷。死者亦有之。土人云。每年野鎗傷人不少。余每至獵戶家。即囑其於下鎗之處。四面多削樹皮。寫字於上。曰。此處有鎗。不可行人。下畫一鎗形。即不至誤傷人矣。鹿嘗野刀。亦當倣此辦法。獵者韙之。

余住李獵戶家。見屋角懸有花鹿皮。詢係四月所獲。兼有飽胎。因憶李小華刺史曾囑代購此物。遂購之。按鹿胎爲婦女科要藥。花鹿爲最。馬鹿次之。眞者不易得。東山獵戶。每以山羊胎充之。魚目混珠。實未易辨。鹿便專治腎水虛。鹿心專治痰喘。

血次之鹿骨可作箸。能除口齒虛火。採僂抉土。非用鹿骨釵不可。蓋不傷僂之身鬚故也。做僂扎眼亦然。

鐵筆林、在花園河下游。

按頭道花園口。上有黑石礮子。狀如鐵筆。其插入河心者。孤石獨立。高丈餘。水擊有聲。洵足爲花園河之奇觀。白山紀詠有云。游徧花園尋古道。願將鐵筆寫新愁。即指此而言也。

千層礮子、俗名神仙梯。西距鐵筆林四里。

蛟河、源出山谷子西北之龍岡。西北流入輝發江。

相傳前有獵者宿某。至河上。遇大風。飛塵迷目不能睜。依樹坐鐘餘。風猶未息。躁極持鎗向空中亂擊。忽聽一物墮於身旁。聲甚厲。霎時風定。見物如人形。五官四肢俱全。疑爲誤傷行人。棄鎗逃歸。越數日有鄰屯卞姓在河邊拾一鎗。及鎗斃之物。衆皆不識物爲何名。蓋人形而兩腋生羽。似能飛狀。宿聞往視。歷叙巔末。卞卽以鎗還之。

由是宿某能擊飛人之名大噪。

大灘平，在柳河縣界。產金。

蝦蟆河，在蛟河西。東北流入輝發江。

土人云，前有何氏婦，每在河邊洗衣。一日偕婦女數人至河上，覺腹痛異常，頭暈眼花，仰臥地上。產物如球，蠢動鼓鳴。一婦拋擲岸上，條見有一蝦蟆，色紅如血，奔躍河中不見。至今傳以為異。何生永祥曾在天津，見有此事。天地之大，奇事有偶怪哉。

七十二龍灣，均在龍岡。惟圍頭山西北一灣最大。方圍約有三十里，餘則長茂草，頂西南一灣。方圍約有七里。大灘坪南一灣。方圍約有十里。至方圍三四里一二里。是其小焉者也。塔甸于祥麟云，光緒丁未五月間，日夕大雨，忽見雙龍躍于龍岡，旋自西南陡起狂風，吹出無數黃雲，直奔白山而去。蓋龍灣所出之龍，飛入天池，理或有焉。陳冰生大令楊炳初二尹均言之甚悉。

三通河，源出龍岡之甕圈嶺後，東北流入輝發江。

相傳國初范文肅公文程少時從父渡遼築室河邊夜月讀書忽聞水聲澎湃甚厲開戶視之見一鰲大如水牛搖尾吐浪向月下參拜狀公喚僕起視僕懼而踣遂自取弓躍岸射之鰲斃脫衣入水推至水邊用刀割項斷尾分爲三截負入室中劈其頭內有鉅鹿遺書黃帝戰蚩尤之書裂其腹內有阿衡方畧伊尹相湯之書抉其尾內有太公陰符太公佐武王伐紂之書計書三通啓視遺書茫然不識一字方畧之文多不解惟陰符一目了然其用兵之神出鬼沒千變萬化俱印腦髓至以少勝多主意一字一珠尤覺獨有心得終夜讀之無少懈未幾日出牋有鰲而書已杳烹食之有異香厥後公從龍入關指揮如意百戰百勝人皆以爲自陰符得來故至今河名三通云

杉松岡西南距樣子哨街二十里。

按岡產煤鐵甚富饒煤廠十數家鐵廠惟寶聚公司一家又產寒門得土可作洋灰輪船火車多用之特無人研究耳。

余過岡途遇天津張君雲龍據稱調查東山各種樹皮凡植物中含有澁性者約數

百種。無論根株花果枝葉壳蒂。皆能考驗。以作硝皮之用。現已研究十數種。惟槲皮爲最。他若檉柿松杉櫟檉核桃栗子酸杏各種。皆可用。蓋樹皮能硝獸皮中之膠質。則獸皮分外堅潔柔潤。製造器物可以耐久。此法得之西洋。我國初試體驗耳。若張君所云。如岡後之山榛山李山柰山梨山核桃山色木以及王勃骨頭臭李子杆皆含有澁性。而不識其名者爲數尤多。皆宜口嘗手探。而以澁表測驗。以資需用。致令竹頭木屑毫無棄材。留心學者鑒之。

蘭山脈出龍岡。在三通溝上掌。

相傳山上有一古亭。漢儒王烈讀書之處。後廢圮無蹤。

士人云。數年前有山左東野生。夏日薄暮過山下。聞書聲。心疑山中素無人煙。書聲胡爲乎來。登而觀之。扶石上至巔。見一草舍。燈火熒熒。推扉入。內一叟坐。二童侍立。一老僕就舍東北隅。煮茗。叟方巾博帶。非近世衣冠。見東野起而問曰。客從何處來。有何勾當。東野揖曰。聞先生讀書聲。願學牧。夫聽經耳。不知先生所讀之書。是何代。

之書。叟曰。今夜讀者孝經耳。二童係予雲孫。年幼無知。恐爲習俗所染。清夜寂靜。故畧爲解釋。東野曰。目下學堂林立。有志者皆陟獵新學。方可上達。何必泥古。叟曰。新學爲何。答曰。辟光化電。格致實業。各有專門。即新學也。叟曰。君所談者。問世之學。予才識淺陋。不敢稍參。未議。命僕洗杯斟茗飲之。東野曰。今春蒙入學堂。三月卒業。稍有心得。二令孫春秋方富。隨蒙入堂肄業。若何。叟起謝曰。實告君。予塗山狐籜。被秦亂。遁迹於此。二千餘年。不入人世。今爲吾孫輩講經。願留六經種子。毛虫之中。爲將來洪荒時代立脚地步。非應世耳。東野驚懼。手足失措。叟察之。命僕持燭。送山下。僕送至山下。棄燭不見。東野秉燭返。至家見燭不少。損視之。似燭非燭。其堅如玉。後每夜燃之。可以照讀。

駱駝磧子。在楊子哨西。產銅。

金廠嶺。在鷄林哈達東北。產金。

五鳳樓。在金廠嶺東北。

相傳大兵。齎集龍岡。築樓觀陣。忽於起兵入邊之日。見有五禽齊飛樓上。連鳴七日。其首尾異采。衆皆不識。因以鳳名之。軍人以爲瑞鳥。故名五鳳樓。吾師仲璠薄尙書言之甚詳。

滾馬嶺、在五鳳樓西。

相傳明李如松至此滾馬。

石廟子、在柳河縣界。產金。

輝發城、即輝發部。在輝發江東北岸。

香爐碗子、在柳河縣界。產金甚夥。

黑牛石、在龍岡後。形如臥牛。東南距

陵街四十餘里。

灣甸子、在龍岡後。

八家子、在龍岡後。

楊子哨，在杉松岡西南。現設柳河縣分防縣丞。

海龍府，在鮮圍場柳樹河北岸。

相傳城後九龍口地方。三十年前。猶有古碑。文曰：海龍王李公墓。字體似六朝。究不知海龍王爲誰。今碑已失而墓址猶存。

英額門，在吉林哈達北。

關外邊門，有遼西遼東之分。

按遼東邊門曰髮陽門。曰城廠門。曰汪清門。曰舊門。曰英額門。曰土口子門。曰威遠堡門。曰馬千總臺門。遼西邊門曰法庫門。曰彰武臺門。曰清河門。曰九關臺門。曰松嶺邊門。曰新臺邊門。曰梨樹溝邊門。曰白石嘴邊門。曰明水邊門。至若老邊門。在大石橋一帶。東距瀋陽城四十里。

山城子，東距海龍府一百二十里。商業頗暢。

朝陽鎮，西距海龍府四十里。商業頗旺。

圍場在東平西安西豐界內均已開墾。

公主嶺西北距懷德縣八十里。

土人云。前有女伶郝月桂。別號大姑。春日薄暮時。乘車渡嶺。忽見嶺上樓閣綿延。狀若世家。驚顧問。適有老蒼頭騎馬至車前。詢車中人。是郝大姑否。御者諾之。蒼頭下騎報曰。僕係公主府引路侯。吾家公主。特請大姑辱臨一叙。郝素有胆識。應之。命車夫馳至府門。見有數十閹人候於門前。郝下車入。越前殿。循環廊。渡珊瑚橋。經銀德坊。由環門進。安憩偏殿。殿中陳設。多西洋新式。金碧輝煌。迥出尋凡。未幾。晉茗。晉酒。晉食品畢。請入浴所。房舍潔淨。自來水溫而澄清。浴畢。請入蘭室。氣味清馥。如麝。於是薰沐者三。始請入更衣所。晉衣冠裙帶各件。裝式半宮半洋。爲世人所罕見。無何。堂上一呼。選大姑進內宮。旋有伶俐少女。掖郝入愛戴門。由中殿過。見劇樓舞榭。環列左右。兩旁婢女皆宮裝侍立。郝入內宮。睨視公主年四十許。貌若天人。至前長跪叩謁。公主笑而扶起。曰。久聞大姑曲名噪耳。今旣惠臨。雅奏可得聞也。郝曰。一技之

長原無足數。况簧腔時調。厭人聽聞。徒貽笑耳。公主曰。無須爾爾。旋令取胡弦。唱京調。取月琴。唱衛調。取四弦。唱淮調。繼又取胡笳。唱大八拍。取鐵板。唱大江。東公主喜。自取五弦。琴彈而和之。郝曰。始而平沙落雁。既而瀟湘夜雨。絕調也。願從學宮中。未知公主能容納否。公主曰。汝所唱者。近今新調。宮內罕聞。惟望彼此研究。作聲調。譜友足矣。何敢好爲人師。郝叩謝。公主檢衽拜畢。命設筵。郝豪飲。搏戰皆北。醉問宮樂如何。公主命鼓樂侑酒。條而屏風大開。鼓聲如雷。庭前男女裝式皆古。每齣二人對唱。調高響逸。舞皆精巧。不類人間。半鐘許。樂止。席終。令少女秉燭送郝就精舍宿。臥舍內。床帳精緻。香氣撲人。壁上懸鐘掛劍。古雅非凡。案頭陳列女媧素紀。后妃坤經。全球女子春秋各種新書。北面茶屏六幅。內四幅爲憚冰女史。丁細花卉。外兩幅上聯書。大抵浮生若夢。下聯書。姑從此處銷魂。旁書年月日時爲大姑詞史補壁。末書黃帝百五十四世孫。懶癡子持贈。心疑不知爲誰。臥不能寐。次晨梳盥畢。忽一人報公主至。郝起迎。問安侍坐。公主曰。夜來無恙。早游公園若何。郝曰。善。隨行入西園。見

奇花異卉。多不識名。池沼亭台。時樣翻新。折而東南。湖水盪漾。荷柳滿塘。采蓮人歌聲。款乃。掩映畫舫中。令人移情岸上。越小橋。憑欄南顧。見存古格致。測繪編輯各堂林立。又有體操場。運動處。出入往來。行人不絕。均屬女界人物。儘意游覽。足不停蹤。公主曰。此吾家西園。至壇典索邱禹鼎湯盤。載在東壁。俟星期往觀可也。少焉二人握手回宮。大開宴會。公主醉。郝亦醉。宮女醉者不下千百。杯盤狼藉。拋置階前。郝醉臥欲睡。突聞槍發。連珠翻身起。見雲樹蒼茫。一無所有。惟身旁一黑狐臥於地。方駭疑間。獵者十數人至前。欲斃之。郝苦求得免。以衣覆之。瞬息不見。郝歷言奇遇。衆以爲異。起尋車馬。仍在嶺上。車夫酣睡。呼之醒。載郝而行。蓋獵者見羣狐仰臥林中。故以鎗擊之。後聞郝唱工大進。人亦嫵媚。一時知者呼之爲狐弟子。

蓮花朵。在荒溝上掌。孤石特起如蓮。遠望如塔。俗名塔礮子。

南岡。爲鴨圖兩江之分水嶺。起脈于長白山南麓之連山。南走爲小白山。爲棋盤山。皆

中國界內折而東。爲南葡萄山。又南爲將軍峰。又東南爲南雲嶺。又東分爲二支。一趨東

北爲大元山。又東北爲刀山。又東北爲茂山嶺。一趨西南。爲高峙嶺。又西爲大白山。又西爲鐵嶺。又西南爲草草嶺。折而西北。爲狼林山。復分爲三支。北支爲長津江。之分水嶺。至衝天嶺。南支爲尾老乙嶺。直達小白山脈。又逾海爲日本之馬關長崎。中幹至大八營嶺。就中幹言之。長約千三百里。

平安嶺。起脈於長白山北稍西麓。爲頭二道江之分水嶺。長約三百八十里。

五虎阜。在娘娘庫西北。望之若虎坐臥形。共五阜。皆相毗連。

許味三叅軍聞。有人言及阜如朝夕起霧。七日夜不露阜頂。即起鬚匪。

古冢。在娘娘庫西北。距會房五里。有三冢焉。

相傳金時三王之冢。光緒三十二年。日人至此。疑爲高麗古冢。曾抉其二。無迹可驗。因掩之。至今猶有遺痕。

大頂子山。一名有大穠稽梁山。五道白江發源于西北麓。

六道溝。南入圖們江。在延吉廳界內。現設邊務局于此。

乳頭山，在娘娘庫東北。相距六十里。兩山形如乳頭。故名之。中戶一。犍戶四。

土人云，此山多豺狼。皮似貓。形似犬。身長尺餘。山中之獸。無不畏之。其洩能害百獸。蹶如沾之。立即潰爛。惟不傷人。獵夫見即喂養之。夜間山中露宿。獸不敢前。故人呼之爲老更官。又名老京哥。不知何意。語云，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蓋熊虎猶畏其洩。况狐狸乎。

又云，入山者每見豺狼成羣。驅逐虎鹿熊豕等獸。獲即分食。又呼之爲砲手。其身長毛長者。名爲豺虎。

木器河，出富兒嶺。西北入松花江。

金城，在木器河南。方一里。磚墻至今尙有遺址。

相傳爲金時古城。

土人云，天暮自城邊過者。每見有人往來其中。

又云，數年前。有一山客過城外。遇白叟。同一少年對酌。就與語。叟曰，唐虞重選舉。三

代因之。至周末重游說。漢復行選舉。唐時因選舉太濫。遂興科舉。宋元因之。是漢以上。重行唐以下。重言也。少年曰。明時亦重科舉。但取制藝耳。

國朝因之。故明有金陳章羅。清有熊劉方儲。皆制藝名家也。予應試。因駁朱註被黜。至今恨恨。叟曰。朱某宋儒。強駁鄭氏註疏。開古今來筆墨官司之門。姑就所註吾猶及一節論之。殊屬令人曠飯。若史之闕文。闕者少也。文勝質則史。史尙少。文頗有古風。有馬者。借人乘之。乘者與也。之者往也。千乘百乘。十乘富而貴者。有馬者未必有乘。如能借人之乘。以代馬。是無馬者亦可借令馬。以代步。則貧能借於富。賤能借於貴。非世風敦厚。不易至此。闕文借乘。孔子少時。猶能及之。至老時即亡矣。故直斷之曰。今亡已夫。非然者。如闕疑不錄。史家之常借馬於人。鄉間之俗。今尙優爲說春秋乎。即此二端。如朱註所解。大失今亡已夫口氣。即孔子當日亦不至故作不近人情之語。此必然理也。他若鄭衛之風。多註淫奔。是泥於鄭聲。淫一句。尤爲荒謬。若朱某之著述。在修綱目。以蜀漢爲正統。實寓潛消後世權奸篡逆之心者。真有功於世道人。

心者少年唯唯。謹受教。請浮大白。山客起而問曰。先生論鄭談朱。開我茅塞。不知近數年來。變制藝爲策論。旋又改爲制藝。旋又改爲策論。旋又不取制藝策論。而停科舉。今則重科學矣。不知將來若何。叟曰。選舉重行者。事之主。科舉重言者。事之賓。科學重藝者。事之奴。由此以往。分門別戶。愈出愈奇。是驅人而爲工也。今天下乃百工之天下也。又何說焉。拂袖而起。與少年趨行。倏忽不見。

又云。金城左右多樹花。按古樹生苔。苔上特出細葉五六寸許。形如韭葉萌芽。俗名樹花。能治淋症。

又云。城內產地花。色白似苔。非苔。能治陰疽。

敦化縣。滿名鄂多里城。南距安圖五百里。我

朝創業之始。寔基於此。

沙河崖。西北距敦化縣三十五里。

撫寧黃獻廷言。光緒二十六年春。自沙河沿回敦化縣署。乘馬過大豬圈嶺。約更餘。

月色暗淡。忽有狂風從嶺西陡起。山鳴谷應。松濤浪湧。勢如萬馬奔騰。心駭懼間。霎時天紅如血。見萬千火球。忽上忽下。形同星動。轉若風馳。盤旋嶺上。周有三匝。馬戰栗。汗如水澆。約半鐘許。風稍定。驅走至嶺底。猶見火球順嶺而去。直奔南下。嗚嗚然聲聞百里。至四更時分。始達縣署。汗流浹背。衣履皆透。署役扶之下馬。入寢室。酣睡兩夜方醒。或謂野鬼。或謂山精。究未悉孰是。

牡丹嶺。亦名獮牙蠻哈達。在二道江東北。

相傳咸豐年間。有數人放山早起渡嶺。見嶺前溝內黃水奔流。約鐘餘。水色微淡。一人入溝。用木碗取水欲飲。因渣滓不淨。遂潑於地。聞有金聲。視之滿地金屑。連用木碗取水潑之。而金屑漸少。再取潑之。則不見矣。因就地拾之。大者如豆。皆金也。計有二十餘兩。後售諸吉林省城。得上等價值。

金銀壁嶺。在富兒嶺西南。

樺皮甸子。在金銀壁嶺後。現經李莪卿太守籌辦樺甸縣設治於此。

夾皮溝。在樺甸縣界內。產金。

按溝內產金。向多金匪。後歸韓邊外爲該處會首。而地方稍靖。日人名爲小韓國。則大謬矣。

按韓邊外原名顯忠。後改名効忠。原籍山東。移居復州。其父以農爲業。道光年間。隨父至廠北木器河。傭工於侯姓家。嗣聞三姓有巨盜葛乘龍招集游民。私開金廠。効忠辭工。偕孫老人往投焉。後經三姓副都統帶隊擊之。葛敗。効忠潛逃。渾春。不數月。旋赴延吉岡。得與興京李盛林。海城八卦溝劉啓廣等二百餘人。結爲同盟弟兄。衆因効忠久在邊外。而年又居長。羣呼爲邊外大爺。由是韓邊外之名。遂傳于吉林南岡。當是時。夾皮溝內。有自三座塔來之梁才孫義堂二人。暗奪李牛瘋之金廠。率衆三百餘名。占據該處。坐索稅金。抽收太苛。一時掏金工人。往投効忠者。綦多。効忠自鳴得意。旋與李劉商議。謀奪梁孫之金廠。咸豐九年四月。底率衆攻之。數日不克。効忠獨出奇計。夜間用火繩纏於樹上。燃之以作疑兵。梁與孫見而生慙。畏其人多。

遂渡江而西。梁逃千山。出家爲僧。孫回原籍。衆皆渙散。金廠因而悉歸。効忠。此即韓邊外入夾皮溝之原因。

按韓邊外嫡妻侯氏。因少時傭工于侯姓家。侯某見其厚重少文。故以女妻之。生受文。繼娶李氏。無所出。邊外年七十六歲。卒于溝內。受文不善理事。生三子。一登舉。一登科。一登朝。故以長子登舉經理家務。

富兒嶺。亦老嶺之支脈。在二道江北。富兒河發源于此。南距二道江百五十餘里。

士人云。嶺產黃者。人多探者。光緒元年。有胡東岩。河南人。以探者爲生。一日登嶺。見者高數丈。大四握。負之歸。刀截十餘段。赴船廠出售。適遇一藥客見之。歎惜良久。購以千金。告胡曰。此物非凡。予在黃河沿。每年見有旗杆雙影。印于河中。今缺其一。知被識者探去。無如斷爲小段。殊可痛惜。儻能完全。萬金易售也。此者實爲長白山右一大旗杆耳。胡聞之。悔恨而去。夫千金買者。其異于他者可知。藥客識之。亦者之一幸也。

奉吉勘界委員劉建封謹誌

